清芬樓遺藁

清芬樓遺稾卷三

荆　溪　任　啓　運

管仲論

管仲霸之始王道所由絕也而吾謂欲復王道必自管仲始今有人焉自崖而墜萬仞之淵其所由起者必其所從墜之崖也自中華而適荒外其所由反者必其所從出之塞也管仲者王道所從墜之崖伯功所從入之途也故吾謂欲復唐虞三代之王道必自管仲始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孟子惡其假非惡其仁也不然仲之存邢封衛何異於武王之興滅繼絕仲之連鄉軌里何異於周禮之井邑乘邱鄉長三選何異於鄉舉里選哉今以孟子貶仲之故幷仲所講求之法而盡置之是孟子特惡其假而今乃惡

其所假之仁也唐虞三代之遺必不可復矣吾於伊周而後所深好篤嗜者莫如管仲其次則漢之諸葛武侯唐之狄梁公李鄴侯陸宣公宋之韓魏公李忠定公明之于忠肅公王文成公其人皆具旋乾轉坤之力武侯固以管仲自比其實狄梁公以下諸賢其經世之學皆深於仲者也武侯之仁過於仲而治蹟反出仲下蓋仲所承者禹湯文武之遺而武侯所承者季漢之末也今之儒者概以孟子單仲遂并仲所承禹湯文武之法盡棄而不道嗚呼此其所以終古不反者歟

荀卿論

韓退之曰孟荀以道鳴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楊大醇而小疵其說當矣余觀楊氏身爲莽大夫其說亦比附影響少精實如是而撤去從祀宜也獨惜荀子特以性惡一言遂與楊氏並撤而曾不察其意孔子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子思曰天命孟子曰性善而荀子獨曰性惡且甚其詞曰亂天下者子思孟子其立說誠過然吾以爲荀子特欲矯子思孟子之偏而不自知其言之過者也性之文從生從心言生而有此心也夫生固不能有道心而無人心則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詎得謂之非性荀子誠懼率性之說一倡天下後世必有任其欲味之性而至於紾兄任其欲色之性而至於摟處子且曰此吾性之眞此卽吾性

之善直以惡爲善而先王之禮樂名教道以爲苦人之具必至盡蕩滅而後已故遂謂性爲惡而謂必從先聖人仁義之訓然後可以爲人故曰善者僞也僞也者人爲之謂也後人不解荀子之意而以僞爲假夫亦昧乎其義矣且夫荀子之意未嘗不以性爲善也其言曰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亡之爲言固有而失之之謂也然則荀子以辭讓忠信爲固有明矣彼蓋以辭讓忠信爲孔子所云繼之之善以好利疾惡爲成之之性也子思孟子之言性由繼善而更上之荀子之言性自成性而又下之其所謂性者不同則其所謂善惡亦異而其意則未嘗異也雖然由子思孟子之說人之爲仁義也樂之由荀子之說

人之爲仁義也苦之使人以仁義爲苦非荀子之意也然其弊必至於此也立言而弊是固荀子之過也夫

爲人後者爲之子辨上

祖宗之統可繼而父子之名不可假也喪服斬衰章曰父曰君曰爲人後者三者實不相兼而名亦不相混異乎公羊氏之說曰爲人後者爲之子若似乎不爲之子卽不得爲之後既爲之後則已爲之子則吾不知子行無應爲後之人積之三世四世若商之陽甲盤庚仲丁仲辛公羊氏將何以處之不絕其統必至於亂倫從公羊氏之說者無一而可也且其爲此說也爲仲嬰齊發也其言曰曷爲謂之仲嬰齊爲兄後也爲人後者爲之子仲者何以王父字爲氏也則其說亦未核也夫公子曰公子公子之子曰公孫至公孫之子去公子已遠故使之以王父字爲氏所以重公子也非謂不可以父字爲氏而必有待於其孫也曾

之所重者仲遂非重歸父何居其後歸父乎子國之子稱國僑叔牙之子稱叔孫戴伯皆以父字爲氏也豈必得一歸父次其閒而後可以仲爲氏乎故嬰齊稱仲後仲遂也公羊氏求一仲字之解不得妄爲是說欲令嬰齊父其兄祖其父以合孫以王父字爲氏之例不亦拘哉孔子曰必也正名正父子之名也如公羊氏之說輒可父靈公矣悖教傷義莫此爲甚而後世議禮者必斷斷據之吾不知何說也

爲人後者爲之子辨中

繼統何妨乎喪服爲人後者是其義也雖然喪服言宗法宗法非所施於天子則舜繼堯禹繼舜其繼統之初乎舜之受終於文祖太史公曰文祖堯之太祖不於其所祖受堯之終必於堯之祖廟夫必於堯之祖廟則奉堯之祀可知帥諸侯爲堯三年喪則降其父可知說者謂有庳之封所以守瞽瞍之祀則舜不親祀瞽瞍可知議者不探其本而但引公羊爲說宜其轇轕而難通也雷氏次宗之釋喪服曰不言爲所後之父或後祖或後高曾祖皆未可定一家之大宗且然而謂入繼大統曾不及大宗之廣大明白而無所私必不然矣且夫父子之恩天子不能奪也知其不可奪故不必奪人之子而吾恃有統之重焉統之重亦

父子之所不能奪也統不奪親親亦不得奪統而統乃特重如公羊之說統必賴父子而定也統賴父子而定則不至奉其父母入廟如明世宗之於興獻不止何也以其不重統而重親也夫既重親矣親重名乎重實乎吾知重名之不如其重實也重實則興獻眞其父也以伯叔爲之父何如以父爲父以伯叔爲伯叔以兄爲兄之快然而無憾也夫公羊豈不欲重統哉立說不審其弊必至於此漢成帝宋仁宗更親命哀帝英宗爲子以他子爲子婦女之見耳猶之名也非實也師丹不能以立太子時明大義抑私情裒然爲之太傅至上其王尊號然後從而爭之疏矣司馬光不能鑒前之失明指立定陶爲趙昭儀傅后王根之所爲反引公羊以實之而欲準期功親屬以待濮王是尤

不近人情諸人之議霍光師丹而外吾獨有取於張璁璁
大禮議之罪人也然其言曰繼統不繼嗣曰繼統公立後
私數語皆爲不易之論楊何譴各挾一必勝之私以人廢
言耳如何而可以繼統統在武宗則繼武宗乃謂之繼統
如何而可謂之公父孝宗私也尊興獻亦私也不以私害
公乃可以繼統

爲人後者爲之子辨下

人繼大統者五漢宣帝最先而亦最得其正霍光奏議曰禮人道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大宗無嗣擇支子孫賢者爲嗣孝武皇帝曾孫病已操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奉承祖宗子萬姓欲尊故戾太子史皇孫有司曰禮爲人後者爲之子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義也陛下爲孝昭帝後承祖宗之祀宜謚親爲悼皇母爲悼后比諸侯王園其次則師丹之議曰定陶共王號謚已前定義不得復改子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王祭入其廟言皆粹然可爲後世法然未聞或奪其父母之稱也且夫父母之名何所施乎古未聞有以父稱天子

者上可以厥下下不可以厥上詩書所稱曰王曰后曰寧王曰昭考正父乃蔡傳妄說考者成也凡廟皆稱考非尊於父也祝稱孝王某不必稱子也即其父之廟號若宣帝之稱悼皇悼后亦非有父稱也何居乎宋儒之必爭此名也其爲仁宗親命英宗爲子與漢宣異乎親命爲子婦女之見也此師丹之議所以絕不一語及之而宋儒亦不敢明舉其說者也且濮議亦先後矛盾矣如不以親命爲子爲據則不當禁其父濮王如以親命爲子爲據則不當引宣帝爲例乃始則引宣帝矣而既又引公羊爲子之說以禁其父濮王漢宣何嘗不父悼皇哉曰濮王宜準期功親屬不順曰宜稱伯叔父母不倫曰宜稱本生父母不典曰孝敬之心分於彼不得專於此不達至明大禮議則曰爲武宗後

者爲孝宗子直不復可解公羊且不任咎此皆當日之所謂正人君子其議如此益思漢儒明經之效也獨光武皇帝立四親廟於洛陽張純言爲人子奉大宗降其私親遂復祀宣元二帝遷哀平主於長安四親主於章陵其事爲仁者之過是時新莽之篡已十有八年漢已亡矣光武以長沙之支崛起祀漢配天則初之以高帝爲祖文武二帝爲宗章陵舂陵鉅鹿南頓爲四親爲得禮之正本無所受安得援爲人後以例之若謂承漢諸帝即爲人後則宜後孺子嬰謂嬰不終其位則宜後平帝以爲世次當後元帝其意甚厚然南頓而上皆祖也既以身貴而廢其祖哀平而下皆君也又以行尊而廢其君於禮兩無所據其誤張純導之而宋儒乃重稱之多由一濮議橫亘於胸中也

遂人匠人溝洫辨

鄭氏謂遂人是貢法匠人是助法采邑爲井鄉遂與四等公邑不爲井又謂畿內用夏之貢法邦國用殷之助法朱子謂溝洫以十起數井田以九爲數決不可合鄭分爲兩是也愚謂溝洫以正疆界備旱潦凡以爲田計耳井田必有溝洫豈可判爲兩事且王者立法以身先之自近而遠豈有公邑皆用貢而惟采邑用助畿內皆貢而使邦國行助之理且公邑授之大夫即爲采地采地削奪即爲公邑外諸侯亦有益地削地豈有授之諸侯大夫即行助法歸之天子即用貢法之理且如其說都鄙用助法則野爲都鄙何反以遂人治之治野宜用助何反以十家之貢法屬之鄉遂用貢法則國中鄉遂之地也匠人營國宜用貢何

反以九夫爲井言之今按其文遂人言以達於畿所重在道路故以徑直言匠人言專達於川所重在溝洫故以開方言遂人乃總計之辭匠人乃營造之法二者相爲表裏皆天下之通法三代之同制也蓋治田之法在正經界經界之法必始於方而方者一區則猶可稍廣狹於其閒井田九區若少有偏斜即衆目其見故必方者九而所謂百畝者乃尺寸不可多少然後制爲方田之法即不方者亦以方之尺寸度之而可知矣故可井則井之不成井而有三百畝一百畝亦可授三夫一夫隨其山川之勢之大小向背以制宜而要之百畝中之必有畎田首之必有遂一也成井則以井計而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旁加一里爲成季氏本謂旁加一里之說不見於經當作五井爲邑五邑爲邱不用旁加不成井則

自十夫百夫至九百夫亦爲成匠人舉方法則一井九夫而溝周之一成九百夫中有九洫而總達於澮一同九萬夫中有九澮而總達於川遂人以直計則行十夫之地所經惟有溝至百夫之地見有洫千夫之地見有澮萬夫之地見有川其實百夫之洫即成閒之洫千夫之澮即同閒之澮萬夫之川即兩山閒之川非有二法也遂人舉其畧故約計之匠人職其法故詳言之先言九夫爲井以明經界之法必自整方起終言兩山之閒以見山川之勢必不能方不可以整若碁局者定爲萬井九夫互爲首尾以見意也蓋山川之勢多曲方平九百畝則有之方平九井者已少方平九十井九百井則斷斷無有故惟舉一井以見法而於成即言十里以見數不言方九井蓋十者數之成也

豈匠人專以九爲數與遂人異法哉

明堂說

明堂之制大備於成周禮從其朔依古以來百家可攷也尸子言神農曰天府黃帝曰合宮陶唐曰衢室有虞曰總章循其名思其義以求其制天府其以事帝乎漢公玉帶上黃帝合宮圖四面無壁中有一殿覆以茅夾上古樸略制如是足矣宮之言穹也上覆穹窿也室之言塞也旁有所塞也唐曰衢室疑有壁矣四達之謂衢其四戶乎明四目達四聰之義實寓諸此王仲淹曰堯有衢室之問舜有總章之訪其用略同夫言總猶合之義也考工記夏后氏世室家天下於是乎始五室九階四旁夾窗室分而戶牖亦備矣尸子言殷曰陽館取向明而治之義也考工著其制四阿重屋蓋殷人尊神神人不瀆故上事神下安身方

士言神人好樓居因此爲誕耳至於周人明堂而大備明即陽義也然其說頗乖異考工之記曰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每室二筵大戴盛德之篇曰明堂九室十二堂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宮方三百步天子之路寢也於是五室九室說者爭衡愚謂九室猶五室也康成言土室居中水木用事交於東北木火用事交於東南火土用事交於西南金水用事交於西北益五室則太室居中四室居隅冬至入東北之室春分遷而東南夏至西南秋分西北各居九十一日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合諸侯而班政令焉因變四爲八丑寅二室位於東北辰巳二室位於東南未申西南戌亥西北子午卯酉位四正之中其所爲交以用事者未之有異也魏李謐極嘗

鄭氏謂考工得之五室而謬於堂之修廣盛德得之戶牖而失之九室則一室得七戶十四牖何以置之倘戶餘一牖餘二何以析之乎愚謂明堂有廟有堂有室廟以事神堂以布政室以安身而其閒有分有合月令於中言太廟太室爲太廟又爲太室地合而用分者也分祀五帝則明堂元堂靑陽總章爲四廟合太廟而五以居身則四左个四右个爲八室合太室而九若夫臨諸侯班政令則又即此四太室以爲堂故明堂元堂皁被以堂之名此廟與朝用之時殊而地實合者也故作雒篇所稱四阿攷工所謂重屋白虎所稱四闥專指太廟而言張衡所稱八達由太廟以及四太廟而言蔡邕所稱二十八柱康成所稱交以用事則專指八室而言盛德所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則

通九室而言按之五行則曰五室按之九州則曰九室按之十二辰則堂各直其室孟季居隅四仲居正按時以啟太室之戶牖則一室有四室之用即謂之十二室亦無不可也故李謐爭四室不可居隅誤以室爲廟不知廟自居正室自居隅也爭戶牖之間不容斧依者誤以室爲堂不知朝必於堂不於室也或又爭四仲無室可居孟季無堂可莅者不知四仲之室即太室而孟季之朝即四廟之堂也至袁翻謂室即爲堂譏堂後有室之說爲巨異則全不知古人堂室之制明堂元堂青陽總章未嘗不在九室之外也若夫李謐言攷工誤於修廣則誠然蓋古今之變自質而文依古以來大率如是攷工於夏言修二七廣四修一於殷言修九尋於周言室二筵先儒謂夏度以步是夏

之堂廣十丈五尺殷堂深五丈六尺視夏幾減其半周室一丈八尺視夏不及十之一也毋乃傎乎愚按攷工文多譌闕夏言二七不舉其度殷言修七不舉其廣皆闕也夏言九室周又言五室必譌也先儒又謂太廟路寢明堂制如一此各舉一以相例則寢廟之室視堂皆得三之一爲知所謂廣四修一非即謂此而二筵者非即謂堂深七筵室深二筵雜舉寢廟爲說乎恐非明堂紙五廟九室十二堂祇廣九筵若是其隘李謐疑當側身出入者也尙書大傳言路寢九雉以六雉爲堂則正室二雉夾室雉半(雉長三丈)作雒篇言路寢明堂太廟同爲五宗盛德篇言明堂官九百步天子路寢也蔡邕獨斷云明堂外廣二十四丈以較大傳路寢少一雉爲差可據信蓋宗廟路寢之堂兼享諸

侯諸臣皆在明堂於諸侯立而覲之耳不妨稍狹也豈有廣狹迥絕如攷工之注之說者哉嘗攷古今明堂諸說漢蔡邕獨斷爲詳而亦有謬者則太廟方三十六丈一語也唐李氏覯爲備而亦有不必者記明堂位惟言應門及南北四門何必具皐庫諸門也惟就九百步之地外爲二門南三門以周之於中區爲五者五中太廟太室庭周之四廟位諸正於中廟達八室位四隅各置四戶八牖外爲堂庭又周之則方廣二十四丈而下可方以象地各缺其隅使上可圜以象天戶牖皆有所受明而爲廟爲室爲堂各得其用於以協陰陽之義酌文質之宜彙諸儒之所長而各袪其敝則使離婁引繩公輸削墨復成周明堂清廟之規不遠也

音律說

虞書曰律和聲孟子曰以六律正五音則未有律之不知而能使音之和且正者也顧古之言律者有二呂氏春秋曰昔者黃帝命伶倫之阮隃之陰取嶰谷之竹斷兩節間長三寸九分吹之以爲黃鍾之宮是最短者黃鍾之宮也史記之言曰置一而九三之以爲法實得九寸命曰黃鍾之宮是最長者黃鍾之宮也夫五音以宮爲君十二律以黃鍾爲本黃鍾之宮未定而升降何則焉嗣後宗史記者蔡氏曰由黃鍾下生三分去一爲林鍾六寸上生三分益一爲太簇八寸一上一下至應鍾之四寸六分六釐而終宗呂覽者王氏曰由黃鍾益六分而大呂又遞益九分極蕤賓之九寸而極復降六以爲林鍾又遞降九仍復於黃

鍾之宮以二說較之十二律尺寸無一同者或曰二說一也十二律特人假是以名耳由本順數之可由末逆數之亦可然則其間升降之分寸必有合矣而無一同者何也竊以理推之夫天地之道陰陽而已陽氣升陰氣降陽道饒陰道乏春夏陽秋冬陰此一歲之大陰陽也而陰中有陽陽中有陰奇月陽偶月陰此小陰陽也十二律者十二月之象也黃鍾子大呂丑太簇寅以爲春夾鍾卯姑洗辰仲呂巳以爲夏應乾之六爻蕤賓午林鍾未夷則申以爲秋南呂酉無射戌應鍾亥以爲冬應坤之六爻此周易即周正之說也商以丑正夏以寅正春秋之月改而黃鍾之爲子蕤賓之爲午一定而不易故易於泰曰小往大來於否曰大往小來天地之氣有升必有降自然之理即自然

之法象也在易以坤遇乾之初曰復冬至一陽始生復之始也以乾遇坤之初曰姤夏至陽極一陰生姤之始也史記言始於冬至周而復生是明以黃鍾爲冬至矣而其法黃鍾九寸是陽方始而已極也且由是遞降大呂八寸三分七釐零降者六分三太簇八寸降者三分七夾鍾七寸四分三釐七降者五分六姑洗七寸一分降者三分三仲呂六寸五分八三四六降者五分一其所降之多寡思之不得其說而蕤賓六寸二分八林鍾六寸夷則五寸五分五五南呂五寸三分無射四寸八分八四八應鍾四寸六分六止有遞降無遞升是有一至無二至也突接九寸之黃鍾是天地之氣十二月皆降惟冬至一日驟升也無怪乎以其法候氣而無一管之應也則不如王氏宗呂覽之

遞升遞降衷諸理而可信也
然則三寸九分為黃鍾之宮所自起何也曰以古志推之
仍以理斷之管子曰凡音之首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
九九伶州鳩曰政中聲而量之以制紀之以三平之以六
成於十二天之道也禮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漢
志曰天之中數五五以為聲地之中數六六以為律蓋天
一陽之奇也位乎上地二陰之偶也位乎下天地合以生
人是名三才故人者天地之中也有人聲而天地之中聲
在是矣故聲必先紀之以三所謂先主一而三之也上與
下有中前與後亦有中左與右亦有中合前後左右則四
開之矣故不特三有中五有中七有中極之九而有中中
者動之樞天之則也若地則偶而已偶則居前後左右而

無中矣非無中也天之中實而運地之中虛而受然則志言地之中數六何也曰此特偶之中也天之數一三五七九而五居中地之數二四六八十而六居中舉五以爲音舉六以爲律而一三七九開爲四以居正二四八十開爲四以居隅四闢以合中而九成矣故九者天數之極九十者天地合數之極也故管之長至九寸而極也子夏曰四九三十六六爲律故由九寸而溯其源則四其九而三十六者天地之合體九者天之圜四者地之方也以合體故無可名邵子所謂冬至子之半天心未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者也如三分乃名之曰黃鍾之宮則自此加六分爲黃鍾之商角加九分爲黃鍾之徵羽矣所謂紀之以三平之以六自此始也由是升之五其九而爲大呂之

四寸五分六其九而爲太簇之五寸四分七其九而爲夾鍾之六寸三分八其九而爲姑洗之七寸二分九其九而爲仲呂之八寸一分至蕤賓之九寸而極矣由是降之存其三以爲紀林鍾得八寸四分夷則得七寸五分南呂得六寸六分無射得五寸七分應鍾得四寸八分仍反之黃鍾之三寸九分而一周升者六降者六如是而天地之氣平所謂平之以六也由是合之黃鍾之元合林鍾得十二寸大呂合夷則太簇合南呂夾鍾合無射姑洗合應鍾仲呂合黃鍾之宮無不各得十二寸焉則所謂成於十二者亦大畧可覩矣

或曰子識應鍾之四寸六分升黃鍾之九寸爲驟是固然矣而每月升降皆九分敢問此月之中不升不降必改月

乃一升降乎日氣無時不升降總一月計其差則然耳歷家言日行一度非日止行一度較之天不及一度耳歷家言是月昏某星中旦某星中非此星一月中不移必改月乃移也律管之長短起於冬至之子半極於夏至之子半其分寸皆以月之中氣爲準其在中氣以前必於是律不及其不及正中聲也中氣以後必於是律漸過其過正中聲也其或天道之變人事之違則有宜正而偏宜過而不及宜不及而過者故吹律以知吉凶所謂攷中聲而量之以制者用此道也非有是一定之則以爲之制則所爲五音之亂於何取中乎以律管準之氣之升降日三釐旬則三分月則九分而南北山澤高卑又微有差善律者必先得其地與人之中聲而後可以過不及知其休咎也

然則管必十二而孟子止言六律正五音何也曰音固不止於五也有二變焉有五清焉合之則十二也非十二管不足以盡音也今夫陽主動動則善遷凡聲皆陽也故即一聲而有清濁有高卑聽之迥殊矣古人量清濁準高卑名之以宮商角徵羽象之以君臣民事物而天下萬殊統之然而五者不可等量齊觀也君至尊物至賤且天子大君也天下不能以獨治衆建而爲君正宮之下次以變宮此公侯伯子男各君其國之象也黃鍾之正宮不爲役而變宮未嘗不爲役用正宮則變宮不用明土之無二王用變宮則變宮即爲宮明於其國未嘗不成君也治民有治民之事治物未嘗無治物之事正徵之下次以變徵然變徵雖有聲而各調無用之者以治物之事原以爲民物事

不外民事中也若夫清聲即正聲之高耳徵已清變徵更清羽極清故無變徵清及羽清此聲之所以十二而清聲即正聲之高去二變不用則仍五聲也今以旋宮之法計之黃鍾周十二管得五清大呂得四清太簇得三清夾鍾得二清姑洗得一清皆可補救以全其清仲呂無清并無羽而不可用林鍾即黃鍾之宮清夷則即大呂之變宮清南呂即太簇之商清無射即夾鍾之角清應鍾即姑洗之徵清是十二管以備音之全而正五音者止六律也故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也

或曰必以律正音則音受命於律矣吾聞天地之道陽能治陰陰必從陽未聞陽反受命於陰也而必以律正音何也曰天地之道豈一端而已乎不見天地之相倚乎地在

天中一點耳四面皆虛而終古不墜以天之行健大氣舉
之而四周之也天之運如轉圜而南北為經終古不易以
地之德方居中鎮之也不有陰之方以為前後左右即陽
安所取中哉夫惟陽動而陰靜動則無方靜則有常以律
正音以有常定無方也此又天依於地之理而中之一正
藉此四間者以取中也

然則史記所謂黃鍾九寸三分損益隔八相生上生四其
實三其法下生倍其實三其法皆非歟史記寧無所受之
歟余謂此其說亦不誤特從而推衍之者誤也蓋三寸九
分黃鍾之始形也極於九寸黃鍾之極數也自冬至微陽
始生至夏至而極故蕤賓之律九寸而蕤賓無羽此九寸
者已入林鍾之初林鍾者黃鍾之清宮也夫音濁卑而清

高卑可轉而高高亦可轉而卑則三寸九分者黃鍾之低宫極於九寸者黃鍾之高宫即謂黃鍾九寸亦無不可且自黃鍾至甤賓皆上生自甤賓至黃鍾皆下生上生置四九以爲實而加三分以爲黃鍾之宫又三其三以爲遞加之法下生反前所升而存三以爲遞降之法亦未嘗非三分損益黃鍾宫隔八生林鍾宫清太簇商隔八生南呂商清亦未嘗非隔八相生故愚謂史記所受不誤而推而衍之者多誤也

或曰子言氣之升降悉矣以是候氣應乎曰氣非管之可候也今夫天者氣之清地者氣之濁盈天地間無物非氣無處非氣也物之虛者氣即充之物之實者氣即周之今截竹爲管而管之虛氣已充之實以葭灰而灰之實氣已

周之矣安所得空隙之處而又有外來之氣入此管而灰飛乎且候氣而必在地中是地之上無氣也候地中之氣以寸分是地之氣又止在此寸分也驗其灰之飛而出是此分寸之氣又止自下而上不自上而下也此於理皆不可解也吾意爲是說者必實不知音而托此以自遁謂審音非難定律爲難候氣而氣不應則律不定律不定則音不可得而正猶方士言三神山可望不可卽將至風輒引而遠之耳吾請卽其說以窮之自九寸而下至三寸九分以絲忽遞降爲管數萬徧埋之則子月灰飛者爲黃鐘丑月灰飛者爲大呂不出一年而律定矣何難之有然吾知終無一管之應也何也氣非管之可得而候者也

古今尺攷誤

王制百步爲畝三百步爲里方一里者爲田九百畝方十里者爲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十萬爲億方千里者爲田九千億畝方三千里者爲田八萬一千億畝俱當以陳氏注爲是至古今畝里之數正義固誤陳氏亦未精蓋古者以八寸爲尺以周尺八尺爲步則一步有六尺四寸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則一步有五尺一寸二分以古步六尺四寸自乘得四十尺九十六寸爲古一步之積與百畝一萬步相乘得四十萬九千六百尺爲古百畝之積以今步五尺一寸二分自乘得二十六尺二十一寸四十四分爲今一步之積與一畝百步相乘得二千六百二十一尺四十四寸爲今一畝之積以方百畝之積爲實以

今一畝之積爲法除之得一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即古者百畝當今畝之數也本法以古步八尺自乘得六十四尺與百畝一萬步相乘得六十四萬尺爲實以今步六尺四寸自乘得四十尺九十六寸與一畝百步相乘得四千九十六尺爲法除之相得又捷法今步爲古步十分之八則今步積爲古步積百分之六十四以百分爲實以六十四分爲法除之亦得三百步爲一里以古步六尺四寸與一里三百步相乘得一千九百二十尺爲古一里之尺數又與百里相乘得一十九萬二千尺爲古百里之尺數以今步五尺一寸二分與一里之百步相乘得一千五百三十六尺爲今一里之尺數以古百里之尺數爲實以今一里之尺數爲法除之得一百二十五里即古者百里與當

今里之數也本法以古步八尺與百里三萬步相乘得二十四萬尺爲實以今步六尺四寸與一里三百步相乘得一千九百二十尺爲法除之即得又捷法今步爲古步十分之八以十分爲實以八分爲法除之亦得葢古今步法不同當以其尺數計算畝兼長闊故以步之尺數自乘爲比例里專在長故但以步之尺數爲比例不用自乘此畝里比例之別經文不言八寸爲尺其義已明（古以八尺爲步今以六尺爲步其尺之數雖異其尺之實則同故不必又言八寸爲尺也）但其數不合當是所傳有誤疏以一尺又作八寸計算已是舍易就難然於義猶無害至謂今一步有五十二寸則顯誤矣陳氏謂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則一步有五尺一寸二分誠是至以每步賸出一尺二寸八分計算當今一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

之下又有一寸六分十分寸之四則算術未精也如以每步賸出一尺二寸八分計之則當以賸出之一尺二寸八分為方法以今步五尺一寸二分倍之得十尺二寸四分為廉法方與廉併得十一尺五寸二分以方法乘之得一十四尺七十四寸五十十六分為每步賸出之積（上文古步六尺四寸自乘得十尺九十十六寸今步五尺一寸二分自乘得二十六尺一十一寸四十十四分兩數相減亦剩出一十四尺七十四寸五十十六分）以百畝一萬步乘之得一十四萬七千四百五十十六尺為百畝一萬步賸出之積為實以今一畝積二千六百二十一尺四十四寸為法除之得五十十六畝二十五步為百畝賸出之數合之百畝則是古者百畝當今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此數原無奇零陳氏算術未精致有餘數且十分寸之四即是四分合之一寸六分則其為二寸

安得有所謂一寸六分十分寸之四者乎又按經言方一里者爲田九萬畝則里以方積而言然以方積言之則古者百里當今百五十六里又百分里之二十五每方一里爲田九萬畝里之小餘須以里法通之始得畝數百分里之二十五乃二萬二千五百畝也與古百畝當今畝之數同今里數與畝不同故知里數專以長言或者止據一邊爲說也今以原注寸計之法正之於前復以尺計之本法及用分數計之捷法明之於後其數皆合庶幾無誤云

經義雜識

易言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明是伏羲則河圖洛書以作易也故揚雄劉牧俱謂圖書並出伏羲時至劉歆乃謂圖出伏羲時伏羲則之以作易書出夏禹時禹則之以作範說者因謂河圖洛書其體相似故孔子偶幷言之如以卜筮者尚其占亦偶幷言之易可筮不可卜也愚謂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四句其字皆指易安見此一其字半指易半不指易乎禮記之言卜也曰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以爲易易抱龜南面天子卷冕北面是易明用之卜矣古文尚書薛注言曰雨曰濟曰蒙三者卜兆之氣色曰圛曰克二者卜兆之卦辭本卦曰克之卦曰圛是卦辭明用之卜矣後人卜龜不能用易乃失其傳耳可謂

古人不用易乎

伏生今文尚書次序多方第十四多士第二十案多方篇云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曰我惟大降爾命多士篇云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大降爾四國民命則其先後甚明無可疑者僞孔傳因多方文有至于再至于三句因倒其次謂必武王伐紂時常一伐奄周公東征時再伐奄成王即政之明年商奄又叛周公又征之乃得有三伐明郝敬謂臣我監五祀我周公也周公治洛之五年奄人又叛也愚謂至再至三本非實數大意我之教汝至再至三而汝猶不從則將大罰殛之耳武王伐紂時伐蜀伐磨伐衞伐霍俱見逸書何曾兵到山東奄地成王三年王師伐奄四年入奄五年王在奄遷其君於蒲姑遂以其

地封伯禽爲魯孟子所謂伐奄三年討其君者是也此後安得又有奄國周公治洛四年致政歸於豐王使周公子平公君陳代治東都周公何曾有五年留洛且如其說成王七年營洛之誥已明言庶殷丕作矣顧於周公留洛之明年奄人復叛將奄人復反奄地而伯禽失國耶將奄君反於蒲姑之地耶時蒲姑爲齊太公封國將太公失國而奄君據之耶或即反於洛邑之中耶成王留公於洛如是鄭重公留一年而商奄皆叛周公苛刻激變耶僞書妄說至此而後儒猶偏信之與伏生大傳鄭氏傳而皆廢之誠不知其何心矣

書惟言遷殷民於洛不言其遷他所者竹書成王三年遷於衛者即左傳所稱七族八年遷於魯者即左傳所謂六

族也其遷於洛者亦必使之散處以弱其勢若仍舉國而遷之一地不如不遷矣

公劉遷邠想嘗請命王室竹書商祖乙十五年命邠侯高圉盤庚十九年命邠侯亞圉祖甲十三年命邠侯祖紺武乙元年邠遷於岐周三年命周公亶父賜以岐邑是亶父遷周亦請命公劉之請命而封侯可知前止命爲侯而至亶父則爲公實始翦商信而有徵也爾雅釋言劑翦齊也太王避狄人之難不過因以爲辭耳一國之民扶老攜幼日行不過數十里倘狄人輕騎蹂躪安能到得岐下況太王遷岐之後不聞邠地遂爲狄人所有也非擇而取之亦孟子之對滕文云然耳其實岐陽以爲居梁山以爲藏度形勝之地肇基王跡均非苟而已也不然我能往寇亦能

往欲邠之土地豈獨不欲岐之土地耶其不爲宋人崖山之舉幾何

季歷伐無余之戎始呼之戎擴地日大文丁因命爲牧師既而忌其功召而囚之塞庫季歷作伊鬱之歌以死故竹書注有文丁殺季歷之語後人有誣竹書爲不可信者謂堯幽囚舜野死文王弑季歷俱屬竹書豈文丁誤文王之不知而遂輕於議古耶或知其誤而有意誣之耶

?

伏生大傳惟后王元祀帝命禹步於上帝禹乃其辟厥德受天休命爰用五事建用皇極后王禹也帝舜也禹攝舜猶在帝位禹但攝政未攝其位故稱后王但別於羣后而非帝也王之名於是乎始步即陟也所謂舜薦禹於天也皇極本作王極唐明皇乃改王爲皇今無知者矣

書序言武王十一年伐殷梅賾書十三年伐殷僞孔傳言文王受命九年武王卽位爲十年歷三年喪畢爲十三年始伐殷又據洪範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謂武王克殷卽釋而訪焉是克殷在十三年也今攷竹書帝辛四十一年西伯發元年五十一年乃武王十年諸侯會孟津請伐紂武王以爲不可帝辛五十二年殺比干囚箕子微子出奔周始徵師伐殷秋次鮮原冬十有二月周師有事於上帝庸蜀羌髳微盧彭濮從周師伐殷敗之於坶野王親禽受于南單之臺遂分天之明立紂子祿父此下繫周史周正建子故十二年無正月也伏生大傳亦言武王十一祀伐殷十二祀克殷史記亦言武王十二年克殷年數歷歷可攷武王何曾上冒先君九年歐陽氏反覆辨論詳矣然但

據理折之不如據竹書大傳史記以折之爲確有明證也又但折僞傳上冒九年之妄終不辨僞古文十三年之妄史記克殷之二年王問箕子以大道大傳惟十二祀克殷釋箕子囚箕子不忍周之釋走之朝鮮朝鮮人君之王因其地封之于十三年來朝王因訪爲作洪範則伐殷在十一年克殷在十二年作洪範在十三年歷歷明書而諸僞書僞傳不攻自破矣

孟子所引書若天降下民節是未伐紂征諸侯之辭故孟子引以證交鄰其文曰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天下指諸侯也僞書改天下字爲予字於文悖矣有攸不爲臣節是既伐紂而東征諸侯若蜀𡰥戈翟之辭故曰紹我周王見休而孟子引以證行王政四海欲以爲君

皆非伐紂語也王曰無畏節則武王伐紂將入商而商民待於郊語我武惟揚節則周師歌頌武王之辭所謂前歌後舞而入時語也今僞書强爲牽合以我武惟揚爲武王自稱不成文理至以若崩厥角爲武王語而割裂其文幷不成句法至論語所云雖有周親不如仁人言親者未必賢雖至親不如仁人耳未必周親屬紂邊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則與上節萬方有罪罪在朕躬一例僞書僞傳下增今朕必往一句釋之者曰我不伐紂百姓必過責我亦不成文理矣

飛廉事紂武王伐紂紂廉爲紂石槨於北方天討未加故飛廉自以爲詭史記所載帝令處父不與殷亂等語可見也武庚嗣立飛廉必仍用事武庚既亡廉遂東走呂氏春秋

周公有東討東夷事必是東夷既滅飛廉乃無所逃而誅之海隅也

滅國五十在成王時則殷也奄也蒲姑也熊盈之十有七國也東夷諸國也唐也其餘無攷豈通武王伐紂時所滅諸國言之歟

武王十二年立武庚十三年命三叔監殷十七年武王崩成王元年殷畔書所稱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臣我監五祀自十三年至元年武王存殷中閒五年也

武王十五年有誥妹士之誥成王六年又有明大命于妹邦之誥故舊本首書成王若曰以別於武王之誥也唐孔氏謂他篇皆稱王若曰無稱諡之例遂删去成字至宋蔡氏并移康誥三篇皆屬之武王金仁山云梓材篇首伙生

原本作周公曰孔安國改王曰若唐孔氏不删成字漢孔
氏不改王曰字蔡氏亦不應有誤矣
召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厥既得卜則經營洛誥予惟乙
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
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朱子謂周公乙卯至洛又
卜金仁山謂召公戊申之卜卜王城也周公乙卯之卜卜
下都也按召公得卜而經營以庶殷攻位五日甲寅位成
翼日乙卯周公達觀新邑營無他議也周召同心輔政況
營洛之事周公爲主召公爲輔召公先周公相宅豈有不
與周公商度而自卜自營者萬一周公又卜不吉將改易
一處別作經營亦不成事體矣至金氏之說亦不然瀍水
西澗水東今所營之東都也瀍水東五年所營成周之地

以居殷民者也周公以營洛來何故舍洛邑不卜而卜成周乎蓋古之卜有命龜有述命天子曾再述命召公之卜必王命之周公述王命以命之召公再述命而身在卜也周召雖二人自朝廷言之則皆我耳朝至于洛師以至之日告我卜云云以卜之吉告非謂乙卯又卜

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蔡氏謂王尊公如鬼神太不近人情按文讀之明明是王以新邑之營必告文武而使公代祭耳

洛誥與召誥相為首尾召誥順序故年月日順序於前洛誥倒序故先言戊申其日也十二月其月也惟七年其年也偽孔傳為攝政之七年猶近之蔡引吳氏為周公留洛七年乃薨尤謬蓋公留洛止四年而公薨於成王之二十

二年則自此以後公尙十五年而薨也
伯禽之封通鑑以爲成王元年其說本之皇甫謐帝王世紀以爲成王八年春正月其說本之唐孔氏謂成王卽政之元年實八年二書皆謬而通鑑尤謬蓋元年周公以冢宰攝政萬無汲汲卽封其子之理且是年流言一至公卽居東成王方疑周公必無封其子之事又徐奄方助武庚爲亂曲阜爲奄之國都安所取其地以封伯禽乎考竹書三年伐奄四年入奄五年春王正月王在奄遷其君蒲姑夏五月歸自奄蓋奄助武庚之亂周公討之三年後克則迎成王親莅其地臨以天子之威然王不能久居奄周公又不能久留鎭奄欲得重臣以鎭撫之至親至賢者莫如伯禽故建爲魯侯以鎭其地公羊所稱周公拜于前魯公

拜于後爲得其實則伯禽之封斷在五年之春無疑也四年王師伐淮夷而徐戎未討故伯禽一受封卽征徐戎若伯禽受封在八年則此數年中守奄地者何人耶討淮夷而不卽討徐戎則又何說也

呂刑一篇蔡氏言穆王耄荒車轍馬跡徧於天下呂侯竊舜典贖刑創爲此法聚斂民財供其侈用案如此則呂侯長君逢君爲罪已重聖人何取焉考穆王佚遊之事皆在十七年之前因祭公所招之諫其後享有天下又三十八年則必有悔其前失者安得以其前過概其終身耶且呂侯於王百年入相天子以三公領司寇不知三十年前呂侯已繼世爲侯否呂侯安能以三十年後之贖鍰供三十年前之侈用乎如此持論亦迂遠而無當矣且本文明云

五辭簡孚正於五刑是罪之當者原不許贖五罰不服正於五過是罪之宜赦者原未嘗一概勒贖文何嘗言得生貧者得死如蔡氏之說乎經文言上下比罪甚所贖者多是比罪如宫淫刑也而司馬遷爲李陵遊說比於淫律是豈不可贖者耶

史記秦穆公自茅津渡河封殽中尸爲發喪哭之三日乃誓於軍與左傳合今案其文截截諞言指杞子佗佗勇夫指三帥是穆公不特悔聽杞子而用三帥亦悔之矣所以明年晉伐秦而秦不報此後秦穆未嘗更一用兵故聖人取其悔過而列之書書序乃以爲敗於殽所作則殽役之後彭衙王官復過甚矣聖人何取此空言無實之悔乎

弑逆大故也臣弑而子與之則子罪重於臣金仁山通鑑

前編於幽王九年立伯服爲王太子宜臼奔申十一年申侯與犬戎入寇弒王晉衛秦以兵來援平戎與鄭世子共立故太子宜臼曰直言平戎而立宜臼則宜臼身在行間而申侯之弒王宜臼親見其弒不特與聞乎故矣曾是而尚可爲天下共主乎以衛武之賢而肯奉弒父之人以爲主乎攷竹書幽王五年世子宜臼出奔申八年王立褒姒之子伯服爲太子九年申侯聘西戎及鄫十年王師伐申申人鄫人及犬戎入宗周弒王殺王子伯服執褒姒以歸鄫侯許男鄭子立宜臼於申虢公立王子余臣於攜是其年二王並立也明年平王東徙洛邑錫晉文侯命晉侯令衛侯鄭伯以師從王入於成周是平王自申入洛並未嘗一涉西周之地也蓋幽王弒伯服殺二王分立而宜臼爲故

太子名義較正故晉衛立之至二十一年晉乃殺余臣於攜是二十年之內周猶二王也宜臼在申則申侯之入冠宜臼必與聞之然以其與聞乎冠謂宜臼有無父之心則可謂宜臼直與乎弑則不可且晉在北衛在東申自南直趨西北外連西戎故其勢便而晉衛此時兵猶未出秦在此時亦未嘗與金氏所書皆非實也

平王東遷前人嘗議似平王全有西周以畀犬戎而東遷輕畀其地畀之秦者其實西戎內逼已久故申侯合勢一舉弑幽王申侯去而豐鎬鄠杜之區莽爲戎藪矣宜臼雖立於申不得晉助之東都洛邑且不能定況敢一窺西周之地哉其後秦仲亦死於戎至秦襄公淬厲報仇始能逐戎而以岐東地來歸是秦之有其地乃取之戎非受之周

也且以岐東地來歸然後周人始得一至其地王風黍離之作當在此時想文武之墓至此時始得一展耳詩序止言過故宗廟宮室不及文武陵寢東周已立宗廟言故宗廟其辭猶緩文武墓無二其不言不敢言不忍言也平王不能如秦襄公之報仇自強固爲可恨然以棄西周罪之則固非其罪也故凡論事貴實而後其罪之大小輕重明

栢舟序以爲仁人不遇朱傳改爲婦人之詩然注孟子仍言衞之仁人見怒於羣小小弁詩序謂宜臼之傅作朱傳改爲宜臼作然注孟子仍言其傅青青子衿序謂刺學校廢朱傳改爲淫奔然作白鹿洞詩仍以爲學校久廢朱子自言細心思之小序終是夫他不得則朱子詩傳朱子固自悔之矣論人以怙過之心并不容古人悔過何也

關雎序云后妃之德也言后妃欲得淑女共承祭祀朱子改爲美后妃之德則輾轉反側句將屬難通朱子原注謂文王輾轉反側後改宮人自言其輾轉反側不知宮人何以代文思后妃至於如此且此詩爲美宮人之作與美后妃無涉矣荇菜以供祭祀卽采蘩采蘋之意左右助也若以左右爲取之無方則芼之在一釜安所分左右乎

毋使尨也吠不欲使人知也此必蕩然無恥之俗至此稍知畏忌耳但此一念畏忌卽羞惡之良心便可引之以入於善故以此詩繫之召南之將終見女之賢者能以貞信自守卽不肯者亦有所畏忌也王風以大車詩繫之將終曰畏子不敢見從前貞信之風一變至此也故同一畏忌之心也在廉恥蕩廢之後則此一念爲進善之基在漸仁

摩義之餘則此一念爲怙惡之始
邶鄘衛古無三國之分左傳爲之歌邶鄘衛可證也三監
已亡幷以封康叔而民猶稱曰邶鄘衛易世不改忠厚之
至也周人采風猶以邶鄘衛名之存二叔也
詩無定解觀左傳及禮記所說可知孟子曰以意逆志是
爲得之原不禁人各以意說之也宋唐詩絕似離騷所謂
孟姜孟弋孟鄘猶之簡狄二姚爾旣期我又要我若似乎
必合而終送我一別不可復見悲怨之情溢於言外豈必
如序所云刺奔毛傳所云世族在位有是惡行哉
邱中有麻毛傳謂留氏子嗟字子國子嗟之父漢儒必有
所據非漫爲結撰者父子世爲此邑民得有此桑麻之樂
以其父子之賢因其子幷思其父朱子所改不敢謂然

將仲子毛傳謂仲子指祭仲謚祭仲請預防太叔莊公答以姜氏欲之焉避害本疾怨之辭詩人若不解其意變爲莊語父母諸兄誠宜畏忌譬之樹桑樹杞樹檀必毋折而後可諷諫之妙詩人之微意也

兩叔于田直爲太叔訟冤不過好田獵馳騁耳好飲酒耳幾曾繕甲兵具卒乘耶戒其傷汝徵詞也太叔紈袴之習如此而鄭莊聽其驕惰則左氏所謂譏失教者也穀梁所謂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者也

下闕

古者祖有功宗有德虞夏以前文祖藝祖神宗皆繼天立極之聖代有天下者之守祀也夏殷以後其有功德者即其世及者之祖父然後宗祖之號專屬於一家前賢未知

此義但據殷周以例上古據禮有祖顓頊之文遂謂虞舜妻其四世祖姑妄矣

三苗西控洞庭東挾彭蠡北扼大江南倚諸嶺故難服而易叛舜攝位竄三苗於三危必遷其君與其人之尤頑梗者而於其地猶立君以統之故虞書之終又有分北三苗之文禹貢雍州三苗丕敘此三苗之旣遷者以失地險故易服皐陶謨苗頑弗卽功此三苗之未遷者以據地險故難服

微子與紂同母未爲后時生啟及衍旣立爲后乃生紂太史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按子之嫡庶以母之妻妾而分未有一人而分妻妾者未有一人之子而分嫡庶者此太史必探帝乙立愛之邪心而逢其惡也鄭云帝乙愛之故曰受德

亡商者非此太史哉

鄭注微子篇云比干不言志在必死竊謂不然古人以死爭之亦謂爭之力非必以死自期死非古人所貴也蓋實言者必沈毅沈毅尤紂之所畏畏之尤則殺隨之比干之不言比干之所以見殺歟是故謂比干志在必死非也謂箕子幸而不死亦非也孔子稱箕子晦其明內難而能正其志兩賢之梗概可於此想見焉

或問武庚不亡宗祀自在武庚微子安知武庚之必亡而以宗祀自任耶曰微子之去但見紂之必亡身爲元子宗祀自當在我至武庚之封意料之所不及也武庚就封商宗有人微子自可以不出故式商容閭封比干墓未嘗一及微子非周遺之行遯則然也至武庚後亡商宗無主微

子又不可以不出聖賢與時偕行豈可執一以例哉（史記克商微子面縛膝行見武王武王謂以武庚爲微子樂記武王下車投殷之後於宋謂以封武庚爲封宋）

耄（句）荒度作刑九十曰耄荒大也年已耄而大度人情作刑法見穆王勤於末路以令終也

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訖止也竟也富福也言獄非止竟於威惟止竟於福凡刑之設皆以福民也

惟三月至乃洪大誥治四十八字在康誥之前疑爲洛誥錯簡者始於蘇長公愚按前篇大誥伐武庚之誥也武庚既平將作大邑於洛封康叔以統東諸侯實爲造基之始是時康叔爲方伯（故稱孟侯又見詩鄘邶序）故使之以四方和會之意由侯甸男邦下采衛又由侯甸男邦采衛各下百工以播告民和而公特於就近之殷士見之而勤勞之誥康叔以

治法而屬遺之則此四十八字實爲康誥酒誥梓材之總

序

召誥洛誥兩篇相爲首尾召誥首書月日洛誥不書月日蒙上篇之文也召誥不稱洛誥者祈天永命召公之忠誠故繫召以表之洛誥不稱周誥者周公之誥非一故繫事以別之

古簡煩重積多則別標篇目非必各爲一事也如舜典無首二十八字臯陶謨無曰若稽古四字（吳氏澄曰伏生則本無梅賾所增）自開卷至帝庸作歌爲唐虞實錄前後渾成自後儒好爲分析盤庚且割作三篇本合者分之無怪分者之不知其合也豈知古聖精神必合而觀之方始可見乎

人心惟危二語一見管子一見荀子俱曰道書不曰禹謨

遜志時敏記引之曰兌命咸有一德記引之曰尹吉取亂
侮亡左傳兩引仲虺有言兼弱也推亡固存國之道也皆
引者申說之辭非仲虺之言也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國語
單襄公所述先王之令不云湯誥也意梅賾時古書尚多
所謂古文尚書或掇拾補綴成之其中純駁亦難言之矣
因思漢初諸儒閔秦火之烈得古聖一言半詞輒以己意
補綴成章如家語大傳韓詩內外傳繁露說苑新序淮南
諸書或均一言而問答異或一節合而首尾殊古文亦大
約類是不必盡信不必盡疑也
大禹謨篇名本於書序然序言帝舜申之應指來禹汝亦
昌言則所謂禹謨即禹拜曰都以下是而今別纂一篇幷
非序意矣其所纂者前猶近謨中類於典後全乎誓書體

未有如此雜者

釋茲在茲薛季宣云釋古人作醳醳酒之冬釀春熟者禹申言皐陶德之邁種念之所注在於德即人而醞釀者亦惟在於德由是名言其德以教人而言皆德言允出其德以治人而政皆德政左傳三引此以信由已立率常恕思申之其義甚明

論語舜亦以命禹謂其旨同非必字字複述如四海困窮云云也因堯典無可屬遂以論語兩言撰入禹謨亦拙於討矣惟口出好興戎與上下不協民非后等句亦他書習見語

征苗而苗即來朝何有三旬之逆命又七旬來格耶若禹益以苗為不當征者則命征時何不昌言至與師動衆歷

三旬之久而後益言禹拜耶孔子犁牛之喻不斥雍父舜之大孝而益斥之瞽瞍與有苗倫比有是理乎舜之敷文德久矣曰乃誕敷何耶何舜三四十年之文德不能格而七旬之干羽特神速耶諸儒竭力補救吾謂不如以孟子讀武成之法斷之

左傳羿自鉏遷於窮石杜氏無注黃氏云鉏在澶州窮石在吐谷渾界是羿據冀并兗又跨雍地也地理今釋云窮在今山東濟南府德州有鬲縣故城晉地記言河南有窮谷恐非也羿國若在河南何以反距太康於河之南乎

竹書帝太康四年丙戌陟帝仲康元年己丑即位居斟鄩丁亥戊子二年不記古者子爲父臣爲君皆斬衰三年仲康雖以弟繼兄而實以臣繼君若舜之繼堯禹之繼舜皆

三年喪也至商始以踰年改元爲定制太康爲羿所距不能反冀州平陽乃依同姓諸侯斟鄩河南水經河南壽地梁城以居謂之南夏漢名夏陽縣宋名太康縣今猶有太康故城遺址仲康卽位卽命允侯掌兵不卽討羿者羿方張仲康立國在外勢未可爲堯時羲氏和氏分掌四時至夏合爲一官司天如故也羲和有罪執而誅之一士師之任耳篇中乃云以爾衆士蓋羲和實黨於羿不居王都遠遁私邑以昏迷之罪興師誅之陰耦羿之羽翼師出有名卽羿亦未便援救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明以渠魁惟羿羲和若悔罪而來卽宜以脅從論語意隱然可會考二年而仲康崩子相元年戊戌猶能征淮夷二年猶能征風夷黃夷七年于夷來賓豈允侯猶在列乎八年寒浞殺羿使子奡居過以逼相相居斟灌奡

又滅戈以逼斟灌相居斟鄩二十六年羿滅斟灌二十七年滅斟鄩二十八年羿遂弑相無有能敵之者意時允侯已歿而繼掌六師者非其人乎至靡奉少康收二斟之燼卒復舊物謂非仲康命允侯有以延其緒於數十年之久不可也自二孔不明其實以爲羿逐太康而立仲康蘇氏軾更謂羲和夏之忠臣羿假仲康命使允侯征之夫征者正人之不正也古文即僞書其事要非無據不得任其名實乖悖是非倒置也

湯以二十九年甲戌陟太子太丁早喪其子太甲幼而繼迺伊尹立太丁弟外丙名勝元年乙亥盡踰年改元始於此矣二年陟立外丙之弟仲壬名庸元年丁丑四年陟乃立太甲元年辛巳金氏前編作戊申非未葬以前羣主聚始祖元王

之廟未可以祠至此主各歸其廟厥祖湯也不奉嗣王見羿諸廟所重在湯臨以湯之靈爽也金氏前編據大紀於湯崩即書嫡孫太甲即位非也程子言古人謂齒爲年外丙方二齡仲壬方四齡湯崩百有餘歲何以有是孩赤孟子何故以弟先兄乎金氏疑外丙仲壬皆太丁子則孟子又何以先太甲而數二人乎邵康節皇極經世史無二王名帝紀不據古史而據後人卦數推算乎蔡氏言太甲繼仲壬居仲壬喪是已而言爲人後者爲之子則非也禮有爲子有爲後喪服傳臣爲君子爲父爲人後者爲所後皆三年斬而爲後尤重於爲子故皆子也而爲後者止一人不當據公羊曲說以亂經也且宗法始於別子天子之別子爲諸侯諸侯之別子爲大夫故曰別子爲祖豈可以先

君爲別子乎禮曰天子立七廟諸侯立五廟曰皇考曰顯考曰王考曰考不曰高曾祖考天子諸侯繼世不皆子而新主必入考廟遷則入王考廟所以尊尊太甲嗣仲壬三年喪畢仲壬主入考廟此爲後之禮也入繼之祖父不皆帝王則有高曾祖禰之廟所以親親太甲祀太丁於禰廟以天子之禮此爲子之禮也尊尊親親並行不悖宋儒泥公羊一語始膠固不通湯在時正太丁太子之位太甲立以仲壬爲父而追廢太丁使不得爲長嫡有是理乎

書舊序言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是書乃太甲所作思歸功伊尹也史記言太甲既立三年不明亂德於是伊尹放之于桐伊尹攝行政事當國以朝諸侯太甲居桐三年悔過自責反善

伊尹迎而授之政太甲修德諸侯歸殷百姓以寧伊尹嘉之作太甲訓三篇褒帝太甲是書乃伊尹所作載太甲之訓以美太甲也今書三篇乃史臣紀傳之體與二說絕異竹書太甲元年伊尹放王于桐乃自立七年王潛出自桐殺伊尹大霧三日沈約云文與前後不類乃後人所改愚攷皇甫謐引竹書沃丁八年伊尹薨大霧三日王以天子禮祠保衡今移大霧三日於殺伊尹下而沃丁八年存祠保衡三字則爲庸妄所改明甚蓋周秦之閒已多踳駁觀萬章所述孟子所辨可見今以孟子爲正則史記得之而他書皆誤也蓋太甲之放在三年復辟在七年伏生大傳有維太甲元年十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乃明其下闕詳其文意與伊訓同是太甲元年未放誥諒

闇三年不言古之達禮伊尹以冢宰居攝正可朝夕納誨不聽未悔而遷放且遠之桐宫使不得奉殯宫之朝夕奠必三年毁畢將臨政泣民而太甲曾無改於其德乃放之桐而身攝耳觀史遷孔子世家是史遷與孔安國友安國所傳古文史遷必親見之故史記所述與伏生本大同而湯誥湯征與梅賾所上絕異是史遷所述乃眞孔傳而梅賾所上則後人補綴成之者也

咸有一德鄭氏所傳舊序言湯既黜夏命復歸於亳作湯誥咸有一德是湯誥咸有一德乃湯所作史記言以合諸侯伊尹作咸有一德禮記緇衣引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一德說者謂吉當作告誥通是湯即位稱尹之功以告諸侯不名而稱其字曰尹以尊之也張霸古文亦有此篇

目在湯誥下典寶上則亦以爲湯即位時書也至梅賾改
厕太甲下增伊尹作咸有一德七字并綴入尹吉一語愚
謂湯尊尹而字之可也尹對君而自稱字且數作神主受
天命而以已先湯可乎宋儒甚稱此篇故指其謬
武帝時所得泰誓得之河內女子非張霸本也史記所載
白魚流火事在武王九年非泰誓也蔡氏之說非也史記
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渡孟津諸侯咸曰孳孳無怠武王
乃作泰誓告於衆庶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於
天毀壞其三正離逷其王父母弟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
爲淫聲用變亂正聲怡悅婦人故今予發恭行天罰勉哉
夫子不可再不可三此正泰誓文也史遷與孔安國同事
漢武所述典謨宜皆孔安國古文自安國古文十六篇失

傳於是張霸偽撰二十五篇托之鄭傳梅賾又出二十五篇托之孔傳其實孔傳止十六篇（藝文志作十六篇史記儒林傳作十餘篇）無二十五篇今泰誓與史記絕異有明據也蘇氏誣武王非聖人以信今之泰誓爲眞耳

程子謂天命一日未絕卽一日爲君臣武王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是以臣脅君聖人必無此事愚以爲不然蓋天命無二天旣與周卽不與商周之受命實自文王始天命已歸而文王不取所以爲至德若謂甲子昧爽前一日天命猶在商則武王興師之日定爲逆天行事而其不爲纂弑者罕矣何以知文王之受命孟子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其至教也虞芮質成而諸侯聞而歸之者四十餘國此民心歸周之始卽天命與周之始故先儒以

質成爲文王受命之元年其理甚正惟僞傳謂文王改元則悖耳且前此西伯戡黎黎在朝歌東去紂都百里而近若九年觀兵而謂之脅君則前渡孟津而戡黎詎非脅君乎孟津觀兵不期而會者八百咸曰紂可伐人心如此可謂天未絕商乎而武王猶謝諸侯以汝未知天命蓋以三仁猶在則人心猶未盡絕猶望其改悔武王之心猶文王之心也是冬紂囚箕子殺比干微子出奔而人望絕具獨夫而已明年春儆師秋次鮮原冬至孟津猶不即渡蓋比干雖死而微箕猶生苟紂悔悟出箕子於囚獄追微子於亡人武王猶欲還師以延其命而紂且率其如林之衆欲以敵武宜其武一渡河不七日而滅也合竹書史記及逸周書推其年月則事之先後本末甚明至蔡氏謂周以仲

冬爲春四時反逆而辨鄭箋之謬則更不然左傳火出於
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此改月之明文也春
秋春正月無氷若建寅之月則東風解凍無氷不必書矣
易復卦至日閉關后不省方周正子月王不出二月乃東
巡若用夏令則子月正北巡矣禮記孟獻子言正月日至
七月日至若謂正月寅七月申則豈有二至在寅申之月
者逸周書言惟一月既南至日短極斗柄建子則豈有寅
月日南至日短極者詩言歲聿其莫蟋蟀在堂采蕭穫菽
則豈有丑月而蟋蟀鳴于堂有蕭可采菽可穫者即所辨
臣工詩亦殊鹵莽古天子諸侯以農事爲重故巡狩必察
其地闢野治述職則曰稼穡匪解此詩遣助祭諸侯於廟
故以農事諄諄告之曰如何新畬言春耕也曰將受厥明

言夏有麥曰迄用康年言秋冬有禾稼曰虔乃錢鎛言春耕曰奄觀銍艾言麥禾祭用寅申巳亥月三卜不吉則及於卯酉月四時諸侯助祭歸皆歌此詩道之故列之於頌古無以辰月祭廟者割兩句以證已說而置上下文不問鹵莽如此何以議鄭乎

夷人猶言齊民亂古作亂即治字十人蓋當時在師中者黃氏度曰舊注閎散顛括望旦奭餘三人失其傳或曰高佚與焉王氏應麟曰論語石經有殷人焉注謂謬爲今攷逸周書尙父致師王入殷周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夾王泰顛閎天執輕呂奏王命畢公衞叔出百姓之囚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鉅橋之粟命南宮達史佚遷九鼎孔注增榮公去史佚增南宮括去達忽蓋據君奭所稱也若膠鬲

則文王進之紂者羑里之難護持實有力焉此時紂使來
請師期武王宜數及之若謂一人指邑姜則非武王自注
從何知之
蔡仲之命按竹書成王元年丁酉正月王即位命周文公
總百官秋武庚以殷叛周公出居於東逸書一年王作師
旅臨衞政殷殷大震潰降辟三叔王子祿父出奔管叔經
而卒乃囚蔡叔于郭淩竹書奄人徐人及淮夷入于邶以
叛秋大雷電以風王逆周文公于郊遂伐殷三年王師滅
殷殺武庚遷殷民于衞遂伐奄滅蒲姑四年秋王師伐淮
夷遂入奄五年春正月王在奄與金縢正合蓋所謂居東
二年者周公以元年秋居東二年秋公歸也東征三年者
二年冬伐殷三年滅殷滅蒲姑四年秋滅奄也鄭傳甚明

自梅賾上僞孔傳訓周公言我不殺管蔡無以告我先王又撰蔡仲之命一篇以實之而居東即東征周公被誣甚矣二年春王師臨衞降辟三叔周公何居東周公何嘗殺管叔左傳王於是殺管叔而蔡蔡叔以其與殷叛豈以其流言鴟鴞詩既取我子下言恩勤鬻閔以深痛管叔之死次毋毀我室下言桑土綢繆以求王室之安正居東時也厥後周公東征殺武庚取子之痛稍舒弔二叔之不咸管蔡郕霍十六國並封前之管蔡皆岐周圻內邑名唐孔氏言圻內之地已滅故取其名以名新國管在滎陽京縣東北蔡在汝南上蔡後平侯徙新蔡昭侯徙九江下蔡霍在今霍州西南有故霍城至是而恩勤鬻閔之恩稍伸也或疑公避東都何以禦變王終不悟何以自處曰是時太公

召公在朝亦必有以禦武庚啟成王之悟況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風雷之儆無足異也

君陳鄭云伯禽弟竹書成王十年周公致政出居於豐十一年春正月王如豐王命周平公治東郊沈約注周平公即君陳蓋周公既致政王即命君陳嗣爲周公以統東諸侯也後謚平稱君者貴之鄭本舊序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在賄肅愼之命下張霸無之史記亦無者以所見孔安國古文亦無也梅賾所上孔傳乃有此篇而於舊序上增周公既歿四字又移其次於亳姑下則大妄矣成王二十一年周文公薨于豐安得謂十一年周公既歿哉彼見論語有惟孝十字漢儒皆以爲君陳而坊記緇衣三引君陳欲掇拾成篇而絕不知君陳爲周公次子與其嗣

爲周公在周公尙存之日幷序所謂分正東郊卽周召分陜之事也無怪乎讀是篇者謂畧無命子繼父職之辭而反疑鄭氏之說爲非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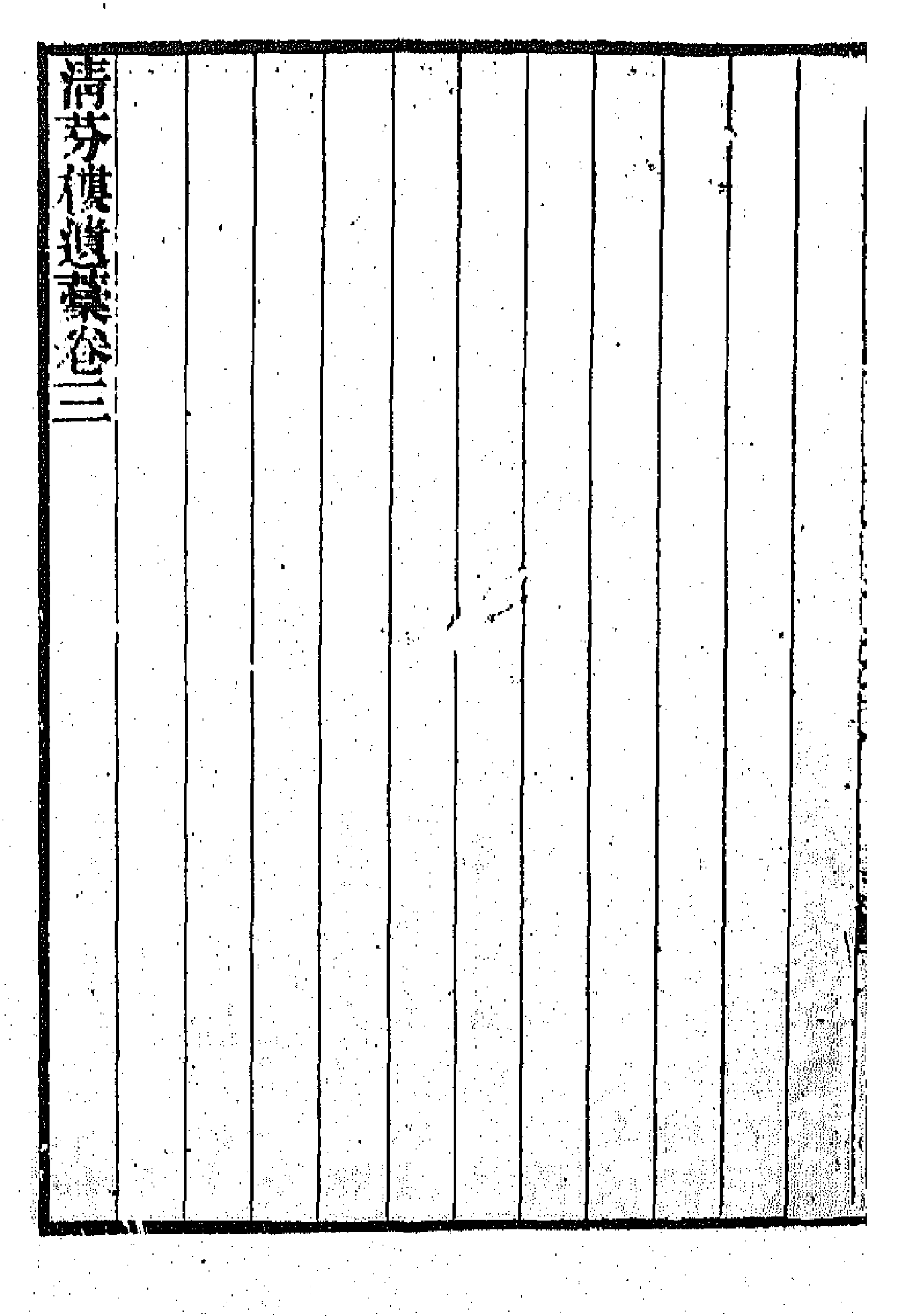
畢命竹書康王釗十二年乙酉夏六月壬申王如豐錫畢公命鄭本舊序康王命作册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史記畢下有公字漢律歷志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册書豐刑是豐刑作於庚午而畢命作於壬申也但竹書不言所命何事舊序又不知命之何人惟史記作畢公則孔安國本如此也畢公名高左傳言畢文之昭逸書武王師次鮮原始與召公同召克商命與衞侯同釋百姓之囚蔡氏謂常相文王不知何據康王立畢公率東方諸侯則成王時周平公早卒而畢公已代爲東伯矣成王之世齊太公

爲太師康王六年太公薨則畢公之爲太師必在此後今
曰命畢公保釐東郊卽曰嗚呼父師失之矣
冏命舊序穆王命伯冏爲周太僕正作冏命按史記穆王
閔文武之道缺乃命伯臩申誡太僕國之政作臩命國復
寧則史遷所見乃是穆王命伯冏申誡國之政非謂命伯
冏爲太僕正也與今序全異攷之竹書亦無命伯冏事
史記儒林傳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
以教於齊魯按伏生壁藏亡數十篇獨有二十九篇則此
二十九篇固完好也且旣以書教齊魯則齊魯早傳其書
文帝求治尙書者必是句讀音義有難通曉使晁錯往受
之伏生若後所傳伏生大傳是也非其書從未有至此纔
令女子口傳致多舛錯

巫蠱事在征和二年實武帝即位之五十年也外戚世家衛皇后傳不及巫蠱事凡征和後事皆不見史記疑史遷之卒在征和前遷作孔子世家云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早卒是安國又卒於史遷之前去巫蠱事尚遠班志云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亦終言之耳今安國自作序文乃曰會國有巫蠱事謬戾如此將誰欺乎授受源流據史記則兒寬已受安國古文傳之歐陽而歐陽之學獨傳伏生二十九篇何耶史記孔氏有古文尚書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據此安國以今文讀古文是古文多已合於今文之內然下文云逸書得十餘篇則即班志所謂十六篇者是不得謂今文之外無古文而歐陽終未有傳何也觀哀帝時劉歆請以古文十六篇列之

學官師丹劾歆改亂舊章大臣襲勝至以去就爭則知古文不貴於時而漢儒之慎如此其不苟也至張霸乃忽益其數云鄭元傳二十五篇梅賾又忽易其說云安國傳二十五篇至數其源流既云塗惲授賈徽徽授子逵以及馬鄭又云馬鄭實未見孔氏古文忽援馬鄭而入之忽推馬鄭而出之其謬不可究詰矣

伏生本原無書序史遷夏殷本紀多逸篇名馬鄭劉目錄皆據書序必有所受之特不知何時出也張霸梅賾依傍書序作爲僞篇而梅賾又時變易舊序附會己說如改棄稷爲益稷則易其文移咸有一德屬太甲下則易其序即今所存亦有顯相矛盾者蓋序已僞而梅書尤僞之僞



清芬樓遺藁卷三

清芬樓遺稾卷四

荊溪任啟運

唐隱士呂從慶傳

呂從慶唐之大梁人其祖仲宦金陵慶侍黃巾賊起阻亂不得歸廣明元年黃巢渡江攻金陵仲已卒慶偕弟從善走歙之堨田久之而梁朱溫篡唐朱溫故黃巢隸降唐封梁王當是時晉有李克用岐有李茂貞吳有楊行密以及燕蜀閩楚各建國而梁最强稱受唐禪改元開平蜀閩諸國均奉正朔惟三晉尙稱唐以天祐紀年時自梁南徙者謂梁邑大定皆歸其故里慶曰嗟吾在吳猶唐也雖然吾亦不可以仕矣遂遯旌德萬山中賦詩自娛有吾亦陶彭澤之句歷十七年晉滅梁稱後唐慶乃卽其所居地治生

家大殖常畜犬百餘爲之名以部署之呼名則應進退作止如人又十四年石晉篡唐父事契丹名大辱而南唐受禪以與南唐故唐裔史所稱烈祖者也契丹浮海來聘則以兄禮事唐慶書曰吾今而後始終爲唐民矣益以詩酒爲樂築別業於科峯嶺時穿小徑往來楓山中或攜酒以行醉則臥山石間山下溪水瀠洄溪上石磯方可四三尺慶坐以釣自稱豐溪漁叟時民俗寒食野祭焚楮香慶曰吾先人豈識此乎用唐禮如初卒年九十有七將卒自題其墓曰豐溪漁叟之墓子二人孫十八人曾孫二十四人世居豐溪族大衍後史氏曰余閱旌德邑志稱宋初舒雅嘗爲慶傳顧今舒雅集不傳其裔孫慈興從余遊爲余言風月村烟雲社以叟詩有明月清風一釣竿及一幅烟雲擁

醉人句故得是名其扶醉隴迷驢磴金雞石皆叟常遊處
士人至今稱道之溯叟沒八百年矣叟之自傳於久遠如
此何必舒雅哉

明大司馬盧公傳

公名象昇字建斗宜興人唐時遠祖元七爲義興丞因家焉曾祖立志儀封令左遷泉州知事復薦起令南康父國彩邑諸生以萬歷二十八年三月四日生公七歲侍大父儀封公與童兒戲倚池布背水陣不如令縛諸樹鞭之大父呵之乃止然自是奇公也天啟元年舉於鄉明年成進士觀政兵部方是時明戎政弛公慨然嘆息將有言會大父卒假歸四年授戶部主事魏黨憎公不與俯仰出監臨清倉盡釐諸弊陞按察副使知大名府事時飢民羣起爲盜開滑介晉豫間竄穴多出沒無可跡公曰亂且自此萌當折其芽崇禎元年正月朔公率素所與角射騎士材官突掩其巢賊魁馬翩翩方置酒高會公擒斬之畿南盜清明

年八月京師戒嚴公募萬人入衞又明年晉山東布政參議兼整飭兵備道以大名廣平順德三郡屬公又明年遷按察使兵備如故山西賊益横所過焚掠無遺公繕城隍修守備徧巡邑里教民築高堡開深溝行併村法老弱保廬丁壯巡警六年正月賊寇順德掠沙河南至臨洺州公疾馳救廣平守懼賊乘亂入急閉城民不得入擁門哭公呼吾爲汝捍急開門無拒民入城賊別入大名南民皆走堡野掠無所獲民瞭賊少狙擊之賊窘陽趨大名潛謀攻滑公戒守城士勿動選騎出賊前大敗之四月賊數萬屯臨洺小西天山中公合眞定遊擊董惟坤連敗之又敗之冷水村敗之青龍岡與惟坤分戰山南北公勒騎先登賊乘南岡矢雨下僕馬皆斃一矢著眉鬭短兵接軍畢前賊

大潰而惟坤以血戰創重殞公哭之秋賊犯沙河公又敗之賊退屯武安武安非轄地追斬其魁而還賊起西山走齊鄭凡所蹂躪無孑遺而三郡安堵民以此戴公也七年進僉都御史代蔣允儀撫鄖鄖所轄者楚之鄖陽荊襄豫之南陽秦之漢中商雒西鄉蜀環饒萬山公至陷城已四月公奏不患無兵患無餉更不患有賊患無民而總理陳琦瑜兵至公與分道入山擊賊陳由竹谿戰烏林關戰七家溝公由上津戰石泉埧康家坪獅子山皆捷琦瑜遂追賊秦隴公弟象晉曰陳公遂能辦賊公曰吾方憂之吾觴陳北闔兵紛鬻殆必敗者未幾陳有車箱峽之變公既定鄖察吏傷卹死事謀勞來以十議詢屬吏一生聚二主兵三偵防四修築五鄉保六遏鄖七積貯八應援九鼓厲十

備器八則撫窮民緩征以延民命築堡以奠民居戢訟以除民害禁拘繫以安民生通山澤以濟民窮廣招墾以裕民計來商販以資民用嚴驛遞以息民勞鄖民大定疏言賊皆民也民藏身無地餬口無資賊又刃臨之安得不從賊日報殺賊實則殺民假令賊可盡民亦盡矣臣以爲務殺賊不如務靖民又疏兵久則疲調兵遠則費兵殺賊無能殺民則能民畏兵甚於畏賊乞撤客兵練土著諭民田無主者先族次鄰皆無則籍其地屯之抽荆襄諸衛餘軍統以衛指揮千百戶定編籍給口糧設廬舍具牛種驟勸情民心益固十月賊自秦出一走慶陽一由漢南趨鄖一出關赴河南商雒告急公度賊所向密埋火器毒水草令將李玉華赴援斬級百六十商州圍解其趨河南者擲地

雷纖溥郧城者食水草皆病郧夜縱兵突其營城上老弱呼聲震地賊驚走又中所布鐵蒺藜不得渡還走諸堡皆遮擊之賊大困自殺馬騾為食盡委所掠子女走宛葉公疾趨扼其還八年賊自宛雒與河南賊合南破鳳陽焚皇陵復折而西郧守嚴不敢入乃入豫及秦秦督洪承疇至豫合諸帥壓賊賊入關五月進右副都御史移撫楚公駐兵襄樊防秦寇之逸九月加總理直隸江南江北河南川湖五省軍務仍撫湖廣當是時秦帥艾萬年曹文詔已敗死賊復出關躪豫公急令總兵秦翼明扼隨棗親督楊世恩雷時聲由德趨黃重九日次應城聞總理命調總兵祖寛祖大樂副將李重鎮來屬朝命洪剿西北公剿東南公疏言醫者之治疾必觀病之源察病之積防病之變而後

用藥若未入門而師心未定方而責效是以人命為戲也今寇病深矣縱橫者八年衝突者七省烏合已成勁旅險要皆所熟窺而黨類動數百萬分出誘我師我關寧之兵未集分鎮之兵難移一著偶差全局斯敗故殺賊之心欲銳圖賊之計欲周謹條十事以上辦餉一專兵二用人三任將四設險五定功罪六明分合七專責成八以民攻賊九以賊攻賊十當是時賊高迎祥李自成等十三營盤踞汝城西二十五日至汝進諸將面授方畧守備田祿直前斫賊賊哨號竝發三面來攻雷時聲戰其西李重鎮戰其南周元儒戰其東徹夜血戰日且中鼓闐闐不絕公使蕭乾儀陷陣入勞軍士飽鼓益震生擒自來虎滿地虎扒山虎陣斬賊渠百有七十賊大奔公疏辭楚撫言則蕩有大

局兵餉有全籌督理有專責斷不可言撫必臣與督臣大戰百餘斬殺千萬賊眞畏威乞命散遣安插然後輕徭薄賦弔死恤生保固元氣此剿蕩大局也殺賊須兵用兵須餉今賊至而後調兵兵至而後議餉請餉不應兵且轉而爲賊是年來所調之兵所徵之餉皆樹賊黨而齎盜糧也臣見衝鋒破賊偏裨勝於元戎守把中千銳於副貳乞有功從優加級勿授實銜使精神鼓而日長意氣鼓而愈出其餉如臣所請急行此兵餉全籌也臣與督臣有戰法無守法有剿法無堵法調咸寧甘固兵屬督遼薊關寧兵屬臣又調川草黔滇習山險者一二萬佐騎兵之不及撫臣各守其地不應處處求援使兵少而力分司道府縣官巧不過習暫不如專能制器修城練兵禦寇備糧應急者加

銜久任超升侯之後日勿循轉調啟倖心蓋他事可遷就調停剿賊豈容游移掩護必臣與督臣有專兵專餉且有專力而後可成中外勿惜經費有司勿憚苦艱紳士勿滋橫議此專責之說也帝命解湖撫進兵部侍郎賜尚方劍加督山陝十二月追賊信陽飛調總兵祖寬遊擊羅岱劉肇基自雒陽南向與李重鎮等夾擊祖羅兵至賊已敗遁魯山又從魯葉窺光固十六日破之確山高迎祥闖盧不克南陷含山和州乘勝東下與李自成連營百里盡銳攻滁滁守劉大鞏固守二十三日公在沙河聞警九年正月十六日夜遣祖羅疾馳平明抵滁賊分騎迎戰自晨至晡賊始北祖寬大戰城東五里至朱家橋公引楊世恩兵亦由定遠至直前搏賊賊披靡斬刈無算滁水爲赤流三月

九日公至南陽命祖大樂趨唐縣備新野祖寬趨光化備
鄧州公建大將旗鼓行歷賊使使告楚撫王夢尹鄖撫
宋祖舜曰賊疲矣東西堵截前阻漢江可一戰殲也二撫
怫應漢以南無一兵待者賊遂渡光化之羊皮灘入襄陽
或究鄖公檄總兵秦翼明合戰漳南翼明失期公率六百
騎深入賊覘公無援環山斷道雷時聲戰死公單騎由西
南絕澗渡而後軍適至公得軍即麾壓賊賊乃竄房竹諸
山中公前請川兵不許而公所遣士侯宏文往滇募兵
以道遠之餉未至河南承盧靈陝漢興商雒連報賊警秦
督洪承疇策兵事會公於關門公乃遣李重鎮祖寬隨督
西行當是時中州諸將惟左良玉差强而驕亢難使公令
孔道興代其裨將趙柱駐靈寶防雒西令左與羅岱駐宜

水防雒東祖大樂駐汝雒防嵩盧賊之逸而出者陳永福守吳村錢繼功守白亭周維鏞守花園關專備內淅將侯所募滇兵至搜山六月鄖均賊出沒上津等處竹西竹谿鄖西守令皆遁楚撫王夢尹告急公入楚七月刈賊襄陽賊復遁入山二十八日追賊鄖西而京師戒嚴命公入衛公留都司孔思成剿鄖賊而躬率標下精銳以行公行賊無所畏憚熾不可復制矣九月朔至京師賜銀幣轉左再賜尚方劒總督各鎮援兵并京營出征兵會京師解嚴公出塞登木葉山周視邊地收難民女婦七千餘振旅還道賜內廐馬五十命督宣大宣府古上谷大同古雲中地也大同平曠無險可恃而宣府自靖難時成祖挾寧王以南開平大寧棄不守外無籓籬限內逼京陵尤為要地十一

月朔公於居庸關受事啟行先是大帥行甕馬纛分左右
翼傳呼旌旃蔽天行人走匿副參以下躬兜鍪插矢箙匍
伏道傍公恐擯去自控馬行由陽和登道歷懷來山西榆
林二千里呼堡上老兵詢疾苦及邊備失事狀老兵狎公
言縷縷乃疏請增標兵爲一萬備戰鎮兵各守其地不宜
輕調而標餉視鎮餉減三之一不平又疏議用人議飭法
議修具議治兵鍊兵先鍊技次鍊膽次鍊心必無事如有
事有事如無事而後可用宣雲平坦有戰法無守法以戰
爲守以進取爲戰守莫若取開平而宿重兵部皆不能決
公乃議屯田通籍宣大蕪田萬六千二百六十餘頃擇民
有室家者使屯頃一人月米三斗銀五錢農種銀六兩芻
牛月銀二兩自季冬盡季春止餘月遊牧兵屯月餉外加

給四錢有半十頃小屯百頃大屯總以管糧廳董以道廳理以千百戶攷功爲殿最是年冬積粟二十餘萬邊無飢民天子嘉之詔頒其法九邊十月卜部順義王孫忠義夫人孫納款塞下公使保出哨無失乃賞遂定哨法啖以馬探以步探潛身遠暸晝伏夜行哨五百人大哨倍之出三百里外過敵則戰疏言兵用正不如用奇用我出奇不如以彼攻彼之奇用卜招哈用哈制插哈馬足資兵力因得察其動靜攻交伐謀以散其黨實安邊要策十一年三月乞炭九營犯宣索撫賞公勅邊吏輕言賞斷古時部檄雲晉兵援宣公慮其寶窺雲晉疏言兵動則多費且用客不如用主用多不如用少令牆內嚴兵待戰牆外設哨張疑聲言雲師西來宣師東來一夕密令副參皆張黃蓋列城

隅乞炭望之色懼曰師畢集乎何總戎之夥也公檄諭以撫順討逆毋持兩端卒兵直子午出羊房堡乞炭驚遁今之參遊用黃蓋自公始也五月贈公歸自軍中卒於濟上公乞奔喪疏十上有尼之者上惻然曰父死在途如何不令之去勑廷推候代楊嗣昌擬推不拘在籍守制膺事黃道周廷折之謂守制可推則聞喪可不去是率天下爲臣者不子也時嗣昌以毋喪視事怒擠道周入獄而起蜀人陳新甲爲代蜀至宣四閱月則防秋猶公事也七月晉公尙書銜封兩代如公官八月乞炭復叩邊關求撫公力疾赴石衞責以如卜夷守邊效力方許市賞而乞炭實不攜一貨來旋引去九月

大淸兵入牆子嶺靑山口殺總督吳阿衡毀正關營城石

匣駐牛欄復賜印劒督天下援師公麻衣草屨覲師促新
甲代復疏曰臣非軍旅長才臣父奄逝長途慘悲憒亂五
官非復昔時兼以草土之身踞三軍上非特覲瞻不聳尤
慮金鼓不靈疏入不報十月十六日至昌平嗣昌手札言
彼攜稚婦而來西人移家必非大舉公可取便封侯矣公
抵之地曰輟喪臨戎赴公家難萬不獲已於此而豔封侯
者犬彘不食吾餘既聞高起潛亦奪情監軍歎曰樞輔欲
人人分過耶無親安所資以事君他日必面責之公遣標
兵及宣鎮兵間道邀擊滹下三刻天子召見平臺公策馬
入黎明入見天子曰煩卿遠來問方畧公曰臣意主戰天
子色變良久曰朝廷原未言撫出與樞臣議之先是嗣昌
起潛密主和議使瞽而賣卜者周元忠往來爲媾至是已

有事大事小之疏議䪨金幣乞和而公不知也嗣昌邀公直房微言戰勝難必公曰不聞城下之盟春秋恥之乎某以枕凷引紼之身來此舍戰言和非某所知也初五日會議安定門公言今不力戰彼益輕我宋事可鑒高起潛曰不若分兵保各州縣彼進無所攻必去公曰不虞其南下乎嗣昌曰京有重兵彼不敢南若分兵南下我撲其老營彼必還救此坐勝之術也公曰縱之南下其禍蔓延山東且非國家有何京都之能完議卒不合明日上發帑金萬犒師公卽陛辭嗣昌送公屏左右囁嚅語勿浪戰及昌平上發犒師金三萬大小銀牌三千幣五千邀日賜御馬百太僕馬千銀鐵鞭五百公慨然曰皇靈果壯撫誠外廷議也會所遣閱道師報捷公喜賞之遂誓諸大帥各簡精騎

三百十五日夜分十路四面襲擊刀必濡血人必帶傷馬必喘汗令甫下起潛移書阻之乃請分兵嗣昌分宣雲晉三鎮屬公餘屬監公名督天下師實不及二萬公至義順襲牛欄而起潛遁師期晝卽遇敵公勒騎鏖戰連斬數十級飛騎凱聞嗣昌以京營兵敗爽多獲少不論賞十七日嗣昌至軍公責之曰元忠爲嫌人莫不聞養禍且辱國長安口舌如風袁崇煥之禍且至嗣昌頰赤曰公直以尚方劍加我矣公曰某不能奔喪又不能殺敵當自齒劍何敢加人嗣昌拂衣起時陳新甲督宣大至無兵公分前左右三標隸新甲自將二標列營都城外

大淸兵開營南向直衝東直門公日夜戰十一月三日戰土城關明日

大清兵移營公又戰西直門內獲巨砲十數驗之皆京營字號

大清兵退公由涿進保定十一日捷於涇陽十三日大戰於慶都

大清兵分三道南下一由淶攻易一由新城攻雄一由定興攻安肅編修楊廷麟斥嗣昌有南仲在內李綱無功潛善秉成宗澤殞恨語嗣昌改廷麟兵部主事贊畫行營公進兵完縣清苑令左其人饋餉不前檄責之左投總監方某誣公縻餉逗遛嗣昌即奏上命大學士劉宇亮督察宇亮又特揭摘公落公尚書以侍郎視事又令不許近城公轉戰至眞定眞撫張其平阿嗣昌意閉關絕餉告急兵部請餉不應公忍飢分援欒城趙州部又露檄以某晉營撤

王樸一軍去公提殘卒宿三宮野外誓必死畿南三郡父老叩軍門請曰天下洶洶且十年明公出萬死爲民救災拯溺乃姦臣秉國孤忠見妬三郡向非公死賊今徵公死兵公誠移軍廣順三郡子弟贏糧從公衆且十萬事尙可爲孰與隻臂無援餓而就斃天子終不聞者公泣然雪涕曰感父老義予爲大帥臨敵有進死無退生敵盡出口其生不則死毋徒累爾父老爲也衆皆哭各攜床頭斗粟餉軍一寡婦鬻貧生棗曰可煑爲糧時陝撫孫傳庭移駐眞定公使廷麟往借餉廷麟曰公且暮死麟同死耳尙安往公佯怒曰請餉事大尙方猶在汝違令耶授三棗爲一日糧遂行十二月十一日遂進兵鉅鹿之賈莊高起潛擁關寧兵在雞澤距賈莊五十里公檄會戰公率中宣鎮楊國

柱率左晉帥虎大威帥右殺傷相當夜半公方草疏聞礮
藥四起盡起潛見檄東遁
大清兵乃全向公也昧爽鐵騎被南來圍之三帀衆無人
色公周行壁壘易旌旗爲圜陣四鄉中布巨砲弩矢夾之
自辰至未砲弩盡短兵接塵起對面不見人虎大威挽公
馬請出圍公刺其手曰不死疆埸死西市耶策馬陷陣手
擊殺數十人中四矢三刃乃仆掌牧楊陸凱懼公屍殘以
身蔽公背負二十四矢死大威國柱潰圍出
大清兵猶未知公殞也蒿賈莊合兵趨山左報入嗣昌問
楊贊畫死乎曰未也嗣昌憮然十五日劉欽覷得公尸貼
肉麻衣白綢巾身有督師印問於廷麟廷麟迎入員定爲
公盥洗氣凜凜如生守臣素識公者佯不辨廷麟集兵民

共覩一卒遙望號曰我盧公也兵民皆哭三郡民聞之家哭戶祭多失聲順德知府于穎上狀嗣昌猶靳之誣公實降遣校尉四偵廷麟再疏申辨坐謫官至八十日乃殮有俞振龍者歸言公死甚烈嗣昌怒鞭之百死矣忽蘇仰首曰公不負國龍敢負公又目嗣昌曰天道神明無枉忠臣又鞭之竟死明年公夫人請恤不許又明年公弟象晉象觀請又不許十四年二月嗣昌以陷襄福兩藩死公事始大白贈太子少師兵部尚書賜祭葬福王立追謚忠烈

皇朝康熙二十五年命祀公於鄉給祭品乾隆八年象晉孫豪然令威縣立公祠買莊民爭助役猶述其祖父見公死事云

任啟運曰公壯志似祖士雅老謀似趙營平今太傅相國

禍公嘗論莊烈帝時有殉國之忠而才又足以相濟惟盧公一人公一日不死明一日不亡而公年方强仕死之者楊嗣昌也悲夫

盧象晉傳

象晉字錫侯大司馬公同母弟象恒象晉象觀象恒早卒象觀癸未進士象晉爲邑諸生崇禎十一年司馬公有賈莊之難或誣以不死七十餘日不得殮象晉疏訟之幷請祭葬不報免父喪伏闕疏請效死邊外其畧曰國家養士二百餘年貽患至今日誠得假臣步騎三千屯田關外養銳乘便覔壯士報仇雪耻之秋也倘疑臣言不實願將臣妻子豫徙於邊以責臣效不效則收而幷治之疏入思陵以爲率妄不用國變象觀死震澤從兄象同及宗族赴死者甚衆時母李太夫人年六十有八矣象晉奉母匿深山中後爲怨家所陷繫獄以不肯薙髮也撫軍土國寶械至堂皇髡之則大笑謝而出遂居僧寺時時歸省李太夫人

後數年太夫人卒觀含殮哭極哀葬畢即亡去歷諸名山大川所至不一二宿輒行人無識之者其子勵徧求之僅一再見上郡鄱陽閒一日忽反宜興止象觀子以尙所曰我將死示之葬處自題其碣曰委骸磯年七十有三曾孫豪然雍正癸卯舉順天鄉試

太史氏曰甚哉盧氏之多賢也司馬公已與日月爭光象觀死起義猶有能道之者郡邑志以請恤屬象觀不知先之者象晉也象晉詩效死一疏烈烈有鉅鹿風而莊烈帝嘗爲卒妄哀哉從兄象同亦慷慨志節士與象觀俱死附書之信不愧其家兒也

太子太傅保和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魏公傳

公姓魏氏名裔介字石生栢鄉人性沈默寡言笑順治三年成進士由庶常改給諫歷工科吏科居憂起補兵科當是時天下初定公忼慨敢言事首請舉　經筵以隆治本又應　詔言上下之情未通滿漢之氣中閡請召對羣臣虛心咨訪仍令史官記注十年正月

世祖臨朝定一月三朝之制又言逃人宜寬蠲賦宜信會畿輔水陳狀

世祖爲立發帑金二十四萬又言用兵當先蜀次粵西則滇黔自然瓦解其後三路進兵如公策

世祖知公可大用擢太常少卿遷左副都御史　召至中和殿面諭曰朕知卿用卿非由薦舉時順治十二年也公

感激益發抒所欲言十四年進左都御史因日食陳六事一湔洗敢言之臣二罷土木之工三寬催科以優循吏四督撫奉行恩詔不可稽遲五酌增五品以下官俸六減南方戍兵歲省供億百萬乃可俟時大舉皆得 旨允行俄以公罪革官仍視事如故明年春侍 講筵請法天以行仁政恤煢獨掩骴骼課農桑其因事納忠皆此類也明年
恩詔還職以建言多裨國是特加太子太保先是公策海寇情勢籌控禦方畧至是鄭寇突犯鎮江遂請設水師鎮京口至今為定制又明年
世祖下詔罪己并令羣臣自陳公慨然痛自陳劾落太保直糾首輔劉正宗
世祖震怒又以公不早言並下 獄然卒直公出之時方大

旱出之日甘霖沛焉十八年
聖祖卽位輔政大臣議加練餉五百萬公力爭得免康熙
元年言雲南戍兵宜撤獨荆襄控制滇黔川粤宜選大將
宿重兵以杜亂萌及吳逆作亂人服其先見自入諫垣至
是先後二百餘疏內贊政典外籌軍務皆中機要
兩聖人或行或不卽行要未嘗有知而不言者號稱敢言
第一二年攷績復加太子太保晉吏部尚書補內秘書院
大學士贊機政九年典會試得人最盛十年以疾告
優詔許之明年
世祖實錄成加太子太傅公旣歸益務讀書所著集百餘
卷蕭閒居十六年乃卒壽七十有一

尤君培柳傳

尤君名侃字子陶別字培柳晚又自號印淵溧陽舉善鎮人大父應奎當明季土豪肆虐應奎壘鎮垣守之至　本朝定鼎方得安父茂年甫總角詣駐防參將鄧汝功陳土豪縱橫狀言辭伉爽參將爲之動容子三君其仲也君幸生承平後以文史自娛暇則飲酒賦詩尤多幹事才舊有家廟毀於兵君爲整而新之置祭田如干畝鎮西南皆高峯峻嶺春水時至懋流迸瀉入溪決堤衝岸漂沒廬舍居人苦之君捐千金築防外護以石爲久遠計然君家上流高處非水患所能及也康熙四十七年歲饑議賑當事欲以粥給君曰給粥不若給米使人持一甌近者走里許遠者走十數里是與乞者何異吾爲鄉黨設此義賑而適使

之類乞者所爲於心安乎且米之多寡可量廩之厚薄難
準不肖因緣爲姦聽之不可懲之又多不便以白諸縣縣
令然之頒示他處皆給米以畢善鎭爲式嘗謂人曰財以
供用不用則財非其財但不可浪使耳惠期於實不實則
惠非其惠惟在轉移之間耳君雖不遇於時其胸次虛豁
才識過人多爲一時所推服亦異乎不學無術者矣子四
長來泰次三敬峯皆喜吟有父風
論曰吾家去畢善鎭一舍而近時往過之石堤猶堅好若
新築然吾聞君握奇贏常逐什一之利非輕財者獨於里
黨疾苦不惜重貲若此尤爲難也匹夫爲善於家必有所
濟鄉曲之間何可無是人哉

陸君德本傳

陸紹源字德本邑之蓮溪里人幼倜儻若成人嘗明季政衰賦役煩重父濱洲又不善治生致逋賦役急迫之而諸子皆他適惟君最幼獨在慨然曰吾雖幼亦子也奈何使攖攖者涸吾父則隨役以往不令父知至縣縣令方怒甚坐堂皇督逋賦階下鞭撻聲如雷人人股栗次及君君徐行前曰民逋糧罪當死死杖下無辭然願請一言畢命無憾令見其年小霽顏曰若亦何言曰公欲糧完耶逋耶令曰國課安敢言逋曰公為民父母欲民生耶死耶令曰吾亦欲民生耳曰民有兩言於此一者民生而賦入一者民死而賦逋夫民積歲而逋之安能一日而入之公緩其期寬其政令自今粟自石至斗銀自兩至錢皆續入而不加

責則民生而賦不逋矣不然民且死杖下安能使杖下之鬼供賦哉令曰孺子言是與定納期而返時甫十有二歲聞者翕然稱曰能年十八則又有北解之役北解者明時所謂白糧運者也明初都金陵內膳米皆民所供後遷北平詔蘇松常嘉湖五府供內府白秔秫米及各府部秔米凡十六萬石俾民運不以軍而運道出長江越金焦沂黃河經呂梁上候遷頓莊十有六閘（候遷一頓莊二丁廟三萬年四張莊五得勝六夏鎮八南陽九金口十天井十一通洛十二南旺上下閘十三十四靳家十五至安山爲十六）過北海口入運惠河其險阻既非民所素歷而運軍又數淩歷之爭道故遇險輒覆覆則身葬魚腹復於其家責償鬻妻及子者無算以故聞僉爲領解舉家號慟君聞僉慨然曰父兄勿憂源願往期年畢運而返聞者益翕然稱能爭欲一識

其面鼎革時土寇掠其村挾君去至其寨魁大驚曰此陸公也鄉里被公澤多矣我何敢犯禮而歸之其信義孚及盜賊如此

任啟運曰余讀明漕運河渠書知漕運凡三變始軍民兼運繼民與軍兌運成化七年始罷民運獨自權運始於永樂之十六年未變也余高祖條園於嘉靖三十四年伏闕上書求罷幾得請復格至

皇朝并入漕運民困乃蘇君倜儻有幹才惜無所用綴征數言實催科大法司牧者其鑒焉

息齋公家傳

息齋諱元祥字王谷別字息齋運族祖也吾家文獻首稼軒亮次仰山元亨次畏十鼎龍至息齋畧備矣息齋學本陽明爲文初師六朝一變入韓歐再變浸淫漢氏嶺谿似班孟堅宋漫堂犖撫吳時語人曰昔任王谷遊吾梁以詩文名翕然推爲壇坫長其歸也餞祖之席五十里夾岸不絕舟送者蔽河商賈皆停檝觀其一時風采可不謂盛哉息齋有志經世謂三代之制屢變而澌滅殆盡始不過苟簡趨一時利而遂以壞萬世之經今雖聖人復生亦不能驟復要在因勢利導隨俗立法而不失古聖人之意於賦役取士漕運諸法皆斟酌古今推求委折以祈可行其論賦役謂賦取諸地役取諸丁明初天下無匿丁特其法以

田爲經以戸爲緯其後積重在田覈民數於不問失民爲邦本之意欲救其弊莫若以戸爲經以田爲緯戸有田者使自輸佃者使即田輸賦而計所贏歸田主則變浮客爲編氓遊民無所容佃無役屬之憂主無荒賠之累不用均田限田之擾而民數悉登以田定賦以口均庸著令增丁不增庸則丁益多役益輕賦益辦由是以保甲聯其形鄉約合之教行之久而統攝聯絡上下維固即古之寓兵於民不難致也其論取士謂唐虞九德周三物乃保舉之目書敷納以言王制論秀辨材乃攷試之法保舉而不攷試以待大賢保舉而必攷試以收中材保舉攷試必自學校始蓋人材不出於學則材不端不試之吏事則才不練教官者儲材之本必精教官之選優其秩而重其責成畀仿

胡瑗經義治事齋法更得如瑗者爲國學祭酒以澄人材之源然後定辟署以練其用嚴保任以杜其姦郡邑保任先責成教官外吏皆取諸學校教官特舉升諸祭酒祭酒試而升諸朝國學保任責成祭酒內部寺吏缺取諸國學或外吏之升者各官皆聽辟署旣試其能又試其守本官特舉升諸吏部吏部試而升諸朝若保其德行而德行有虧或材能或文學不符其所保舉主連坐特舉全科餘以次降學校之保舉以肄業試之印官之保舉以辟署試之則保舉改試合而貢士出矣其論漕運謂宜不用黃河皆推古法以合時宜實可見之施行史甥紀貢令安仁息齋爲之條議政教遂爲一時循吏之冠常語崔正誼曰切切之懷不能無心世道偶有所見發而爲言上之不欲如賈

詛晁錯獄之朝廷次之不必如韓愈蘇洵投之宰執不知者以爲饒料知者謂之罪言而已息齋既無所用於世乃退施之家吾族自始遷歷二十世始祖不祀宗法未立倡議與夔州公允淳聚米百石爲權輿又三年而勸捐又四年而祠成中曰一本堂祀其祖及始分祖以有列於朝有功於族者配左堂曰崇文祀文學諸生右堂曰敦行祀忠孝節義及一行之長厚者前有門旁有倉有庫有厨有塾定宗職宗子司灌獻宗長統卑幼宗政總大綱宗相贊家政宗史掌簿版典禮儀宗課司出納宗直糾舉不正宗幹奔走庶務詳公大宗祠述其處族政必斷之以禮義而行之以和平雖貴不撓雖親不庇立法作則皆可傳後世平生篤於友誼生死不渝明末阮大鋮以魏黨覬復起顧杲

吳應箕陳定生留都防亂一揭與陷大辟息齋皆左右之嚴覽民等被難力拯救之寧都魏禧魏禮商邱侯方域賈作霖徐作肅宋犖毘陵董以寧吳門錢禧吳應箕同邑陳維崧蔣允濬許肇篪吳湛皆先後定交以道義相摩切將許吳三人死爲作三哀詩運母許公女也言童時見息齋懷積往省疾至門問許公已絕僨入奉尸哭之慟是日見者無不爲之易容隕涕者邑令聘修邑志持議不當立勳德一目周孝侯陳慶之徐文靖盧忠烈宜特傳餘從類傳襃貶予奪具有史法於堵公允錫吳公貞毓則訪其實載之甚詳所著有鳴鶴堂文集

通政司參議署通政使丹叔公家傳

公諱宏嘉字葵尊別字丹叔余族父孝廉植齋公長子也少嶷重常從父兄赴族燕時積雨地濕濕燕畢起他人履跡交錯公獨雙趺宛然識者早欽爲重器康熙壬子舉於鄉以教習官行人丙辰成進士壬申擢御史卽糾指揮徐某逸賊翰林袁某等陪祀失禮號敢言其冬巡視南城方是時御史噤不言人誚爲鷹解角公受命卽請裁無益之廳員省官民之擾害言水利罔知疏濬督糧弗束運軍其總捕則與盜爲市官愈多民愈擾又疏言各州縣宜有講堂書院庶使人知嚮學又言今學道不特受制籓司并受制知府暨道府之階級不甚懸既無以資彈壓部郎之聲望不甚重又無從達封章求其公明萬不可得乞重其選

疏既上具揭總憲總憲大驚即日參某小臣挾私更制乞
敕部察議
天子日邇言官條奏少抒所見可免察議先行飭學臣定
監規二條是時言雖未盡行其忠鯁已簡在
帝心矣明年巡北城即奏五城應行事宜謂盜風未靖由
保甲不行稽察未清由旗人襍處司坊未潔由勸懲不當
且內務府移工部部移察院院移五城城移司坊一事之
細動淹時月又五城與鑾儀衛相見無定儀抗致爭卑致
玩此皆就城言城者也又言州縣昏夜比較鄉民托宿無
地飢寒受杖往往殞命差拿短少因分釐火耗之輕受簽
役橫索之累言　朝廷清丈原以為民而簿府駁册上下
動費累百津梁有關原以禦暴而今小港皆設巡攔旱路

亦行堵截撿索至負擔稅課偏雞豚其爲民請命多深痛
時親王諸府公侯第宅多在北城驕悍尤難治公之巡視
北城也有錦衣駿馬突其前公叱呵之衆謝不敢曰此某
王所嬖千金旦者也公大怒身逐之隸走卒奔抵王府坐
其門譁必得旦乃已王曰是申申者何也卽出敢若何旦
出公叱縛之予杖四十王大恚入奏
天子曰非陵汝行者吾法汝庇優虧吾法王觳觫稽顙出
當是時直聲震朝廷相戒勿犯馬三爺者戚畹某弟登城
私公執鞭之告其兄兄面謝過已而謀齮齕公公廷發其
姦某斷斷辨
天子命掌其類三十叉聲九門督罪
天子立罷之公常慨然流涕曰嘉之得保首領

天子賜也公素愼而怯一奏上輒戰慄更有因戰成瘧者或語曰子意若此何如不言公曰嘉之戰慄氣不足也然其當言嘉知之矣知而不言欺吾心負吾君用是不敢不自力耳越明年掌山東道兼江南道又上十漸疏一曰朋黨交結之漸始因交際爲餽遺漸以愛憎成水火二曰奢侈僭踰之漸飲食若江河之下厮役襲纂組之華物力既虧等威亦紊三曰文武訐訕之漸督撫提鎭挾私互訐小吏效尤姦民益甚何以使民無訟四曰紳衿吹求之漸有司視紳衿如仇讎姦民以紳衿爲魚肉五曰上下奉違之漸國家良法美意奉行徒有虛文過當反成弊政六曰名器混淆之漸爲生養萬民計必重生養之人守令宜用正途異途但授佐貳七曰常平侵漁之漸貯穀久易浥爛多

難盤查總歸侵蝕不若聽民輸錢數易稽而無朽蠹八曰
河工興建之漸從古無不從之河治河惟去其太甚不必
議開議塞借一勞永逸之辭為逐利倖功之術九曰情罪
過當之漸如逃人止於鞭刺過宿反至竄流輕重不平枉
誣尤甚十曰積習膠固之漸陞遷有提缺壓缺處分則忽
重忽輕視為故常營競日甚又特奏銓政不平舉人揀選
邊地一科內地乃至五科各官月選並雙單主事獨歸
單月至捐納之有改注原近日之權宜而假急公為居奇
一石售為數石一人改作數人名器褻越莫甚於此皆得
旨議行甲戌改奉天府丞府丞實典學政生員試者童
倖進者例納金丞役藏臥榻下陰籍其名號曰宿陳丞至
更補則見公怪訊故得其實盡懲其役反其金及試榜發

前籍者有名或曰忘諸乎公曰以賄售者豈必以賄黜亦
私也余但衡文耳三年內毋通參
天子戲之指示百官曰是豈者乃不識錢右轉左署通政
使以內艱歸服闋以病告終於家
啟運曰言行固有時也康熙乙丑始用重臣董學政郎中
省亦命翰林有自部郎出借編撿銜自是士氣升學政清
矣公歸之歲余始列學官弟子公許為龍文豹質至今心
恍乎其言也王阮亭池北偶談記御史敢言惟公及荆元
實諒哉吾家宦績夔州太守允淳三保危城後公卓卓矣
余母許贈恭人稱公母吳太恭人矚親不回遷留一器必
愼公之端愨有自也夫余見奉天士數學政猶屈指首公
也

王烈婦傳

烈婦朱氏上鄭王天爵妻也性慈孝端重年十六歸王事姑費氏相得甚歡舉三子長容次雍次遂年二十二死於兵當是時

大清兵起瀋北下江南福王遁走而山澤閒土賊嘯聚不散往往假明宗室以為名而實以刼掠為事

大清兵分俘之而與兵者不戒或與賊爭掠民惴惴負擔立鬬鬬則相攜走伏川谷榛莽閒婦女遇兵輒為驅迫去纍纍馬前不幸為所愛則隨北走雖遇故夫亦如不相識人人莫保其家室某年月日兵搜南山縣上鄭天爵奉母偕妻子隨衆奔而兵猝至衆大亂氏與夫相失獨攜幼子及姑匿林薄閒兵至曳出之將驅以行而氏與姑抱持哭

兵睨氏將掖之馬上而氏與姑抱持益堅不可脫兵怒叱曰若不釋者先以此嫗嘗吾鋒刃將下氏急推姑且投其兒曰去去姑急拾兒行回顧氏已在馬上但遙揮手曰去去姑不得已隨衆奔氏度姑去遠自力投馬下兵下掖之三而氏據地瞋目叱曰吾良家女豈與犬豕羣吾前從汝馬上恐傷吾姑吾良家女豈與犬豕羣兵怒懸之樹發一矢中其股曰敢不從否氏哭且詈愈急兵愈怒攢射之中三矢死方兵之未至也里中日夜驚婦女有旦暮泣者氏獨陽陽事姑育子如平時或問汝不畏兵耶曰不能自保泣何益能自保兵如我何明日天爵訪其尸得之面如生負之歸欲易其血衣則自履以上至衷衵皆連綴無間後十有二年烈婦子容補學官弟子

任啟運曰必死而死非能死也計無復之耳烈婦陽陽如無事時其志已前定矣兵以弭亂而兵之毒民甚於亂統兵者其知之

盧忠肅公像贊

嗚呼盧公百世之師大廈將傾非一木能支妙年筮仕許國驅馳前無完陣撫其瘡痍大戰滁陽殲厥渠魁功無與二帝命曰咨錫之劒印不怒而慈匹馬行邊知公爲誰如趙營平懇款陳辭如李臨淮壁壘旌旗慘慘塞塵稟稟天威樞臣璫臣豺狼狐狸國事如斯安用生爲我瞻公像涕泗漣洏疾風勁草惜不逢時騎箕霄漢何足深悲

敬箴呈　皇長子

敬德之聚千聖所同堯曰欽明舜曰溫恭禹德祗先湯敬日躋亦越周文穆穆緝熙惟彼下愚自棄自暴弗愼弗勤乃怠乃傲欲斯敗度縱斯敗禮美才驕吝不足觀矣君子鑒之義勝敬勝勿貳非幾用定厥命無逸作所不顯亦臨保氏司誦敢述舊聞

身箴

嗟余此身勿視爲微茲髮寸膚父母之遺嗟余此身勿視爲貴物交物引弗畏入畏知體所受戰戰兢兢罔辱其身罔羞其親知體有小先立其大甘食褕衣乃身之外善養吾身與之以勞水流斗斛罔閒昏朝善養吾身與之以安勿攖吾尊俯仰皆寬受中於天能自養福執玉奉盈洞洞

屬屬幼而志學老愈知非念茲在茲庶其全歸

老箴

古人有言行百里者半於九十失足危崖嗟悔何及古人有言莫躓於山而躓於垤我心祇畏循牆且蹐聖人有訓戒之在得友朋惠我與我以潔於戲懼哉孰是爾能孰是可憑履薄臨深戰戰兢兢